



除 夕
及 其 他

楊 晦



MCMXXIX

沉鐘叢刊之五

除夕及其他

楊 晦

北平沉鐘社出版

印 1 —— 1000冊

No.

(封面畫係採用日本永瀨義郎的木雕『沉鐘』)

“Zeus, who prepared for men
The path of wisdom, binding fast
Learning to suffering. In their sleep
the mind is visited again
With memory of affliction past.

Without the Will, reflection deep
Reads lessons that perforce shall last,
Thanks to the power that wields the sovran
Oar,
Resistless, toward the eternal shore.”

—Aeschylus.

目 錄

| | |
|--------------|-----|
| 笑的淚..... | 5 |
| 慶滿月..... | 19 |
| 磨鏡子..... | 53 |
| 老樹的蔭涼下面..... | 73 |
| 除夕..... | 103 |

笑 的 淚

“We are zanies of
sorrow. We are
clowns whose hearts
are broken. We are
specially designed
to appeal to the
sense of humour.”

—— Wilde's De
Profundis.

人物：——

孫二

李大

王六

小孩子們

背景——什刹海

時間——暮春的黃昏

笑 的 淚

（黃昏時候，什剎海路旁一棵老槐樹底下，一羣人圍着兩個說“相聲”的，在那里鬨笑。一陣鬨笑過後，有的很慷慨地，有的很吝嗇地投下十幾枚銅元；有的露着狡猾的微笑溜溜走開了；大概都是嬉嬉笑笑談談論論地逐漸散去。最後還剩有三五個十二三歲或者十四五歲的小孩子，站在那里不肯散去。孫二坐在樹旁，李大在地面拾銅元。）

小孩子們的談話——

——再給我們哭一個看看吧，孫二。

——再給我們笑一個看看吧，李大。

——再給我們瘋一個吧，你們兩個。



——嘎！孫二真哭了吧？你看他要流淚呢。

——別胡說啦。他是發熱了，眼睛裏冒了汗了。

（笑起來。）

——你看他那不是笑呢。

——這里是一個，李大，一個土地。

——你看他貓着腰像個什麼？

——像個炸彈。

——不好，快跑，有了炸彈了。

——炸彈不炸是個空蛋。

——你看他坐在那里像個什麼？

——像個，像個佛像。

——佛像不靈，是個兔兒神。

（笑起來。）

——兔兒吱吱叫，又是哭又是笑。

（李大將銅元拾在一起後，想要坐下數一數，但是因為小孩子們圍在旁邊擾亂，遂先放在一旁。）

李大——我的小太爺們，你們怎麼還不散去？

小孩一——誰是你的小太爺？我們是大太爺。

小孩二——對啦。我們是大太爺，你再給大太爺們說個笑話聽聽吧。

李大——啊，大太爺。好我個大太爺！當大太爺的要花大太爺的錢。你們，不對，我的大太爺們，拿錢來吧，我好給你們說笑話聽。

小孩們——（拾起土塊來投過去）給你吧，這是大太爺的錢。（轉身就跑）。

李大——（追了幾步，便站在那里蹣腳作追勢。）我看你們跑到那里去，小東西們。

（小孩子們看他追不上了，又遠遠的站下。）

小孩們的談話——

——大小子，我的媽噲！……………

——別裝孫子啫。我的天呀……………

——大小子，你怎不追啦？……

——你看孫二多好，坐在那里真像孫子的樣兒。

李大——小東西們，是好小子你別跑。

小孩一——就不跑你敢把大爺怎樣？

李大——好，你不要跑。

（李大跺脚作追勢，小孩們又嚇得跑起來；但沒有跑上幾步，知道李大不會再追，就又站住了。）

小孩一——大爺就不跑，你敢怎樣？

李大——你到這里來，好小子。

小孩一——你到這里來，好小子。

孫二——這是何苦呢？你搭理起他們，那還有頭嗎？

李大——這些小東西們真混賬，隨處他跟你打擾。

小孩一——你才混賬呢。大小子，你別裝孫子啦。

小孩二——天不早啦，我們該回去了。小虎子，我們兩個人走吧。

小孩三——走吧。

小孩四——還沒有玩够，就要走嗎？

小孩一——真沒出息，你是叫大小子吓怕了嗎？爲什麼要走？

小孩二——罵那個怕了的。不過不是黑了嗎？不散行嗎？

小孩一——黑了？黑了怕什麼？

小孩四——真是的，黑了怕什麼？

小孩二——你們不怕。回頭，你娘要打你的時候，又該鬼似的叫喊了。

小孩四——你才像鬼呢。

小孩一——誰像小三的娘那樣個破馬蜂子似的……

小孩四——你那個醉鬼的爹爹好。

小孩二——小三，快跑吧。你娘在那喊你呢。

（遠處有喊人聲）

小孩三——鉄禿，你爹爹來找來啦。

（於是小孩子們都跑開了。）

李大——這羣小東西們，他們的爹媽，不知都作什麼好事來的，……

孫二——你快不要說罷，那不是鉄禿子的爹爹來啦，別惹麻煩啦！

王六——（踉踉蹌蹌地跑過來）小雜種，

我看你往那里跑，成天地不着家，不知道你竟在外頭，作些什麼好事，常常被人家找上門去吵鬧。嚇……哦……李大，孫二嗎？還沒有散？生意好吧？

孫二——王六爺嗎？作什麼這麼忙？

王六——我們那個該死的小鐵禿，一天跟他操不過來的心，我看他同小虎子們圍在這里，我趕了來，他們不知跑到那里去了？老二，你看見他們了嗎？

孫二——我倒沒有留意，恐怕他們回家去了。

王六——李大，錢還沒有分好嗎？該散了吧？

李大——是的，六爺，我們這就要散了。

王六——今天怎樣？

李大——也還好，够吃窩窩頭了。

王六——那里話，發財，發財。

孫二——六爺捧我們，這個年月真不好混，也不過對付够盃飯吧。

王六——老二，我看你怎麼像不高興似的

? ……

孫二——(滿臉堆笑地)那里的話，我高興的很。

王六——你們老太太好嗎？

孫二——啊，託福，還好。

王六——你們兩位真好，總是這門有說有笑的；我，噯，真糟透了，成天地愁眉不展，咳聲嘆氣的……

孫二——是的，不說不笑不熱鬧……

王六——總是你們沒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若是我怎麼說笑得上來呢？

孫二——是的，我們到沒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

王六——我真羨慕你們的福氣。

李大——我們還有福氣嗎？

王六——正經地是不小的福氣呢。

孫二——王六爺總是說我們的好話，我們要謝謝呢！王六爺不累嗎？

王六——不累，哦，你們要散了嗎？我也要回去了。(自言自語地)小雜種，我看你跑到

那里去？養兒養女，……這真是操不過來的……（喃喃地走開了。）

（在同王六談話中間，李大就將錢數分好作兩分。）

李大——今天到底不壞，共計二十四吊六。（遞錢給孫二。）

孫二——（接錢在手）好吧！這總够買雜花麵的了。

李大——你數一數不？那是十二吊三。給你們老太太買刀紙燒也够了。

孫二——是的，也够了。

李大——真快的很，日頭已經落了，說說黑上來了，我們散了吧。明天那里會？

孫二——你說那里會呢？

李大——反正不到什刹海來了。

孫二——爲什麼？

李大——這羣小孩子真討厭。

孫二——那里不一樣？

李大——明天護國寺去吧。

孫二——那里沒有小孩子嗎？

李大——可不知道明天護國寺的人怎樣？
成天這們鬧飛機……

孫二——鬧飛機就沒有人逛護國寺了嗎？
北京人才不聽這個呢！從前八國聯軍的時候，
太太小姐們趁着皇帝不在京，戲聽的倒熱鬧起
來了。……

李大——別的都是閒話，明天到底到那里
去不？

孫二——怎麼不去呢？

李大——去，我們說什麼呢？

孫二——什麼不行？

李大——我看我們不要學哭了吧。

孫二——怎麼？

李大——我看你真要哭起來呢。

孫二——瞎說，靡那事。

李大——你可不要借機會來哭你們的老太
太。弄的看的人都垂頭喪氣的，人家來討歡
喜，誰願意看你的哭呢？

孫二——靡那回事，我向來就沒有哭過，
那都是假裝的，那里還能有那多的眼淚來流

呢？已經混了這多年！

李大——那就好了；不過我總替你擔心，因為你心裏那們難過，還要裝鬼裝神，行笑行哭地來作這行買賣。真不容易！再不然，我們歇幾天好了，等你想法把老太太發送出去後，再說。

孫二——這簡直是瞎說，哈，哈，哈——（說着笑起來）我幾時心裏難過過？人那有不死的？我娘又已經那們大歲數了。我向來是個好說好笑的人，所以才就了這一行，若遇點事就難過起來，那還了得？歇幾天那行？傻話！你受得了，我受得了？你還年輕呢，這點小事算了什麼？

李大——那你爲什麼有點不大高興？

孫二——（笑了）別胡說啦，你看我像不高興嗎？

李大——你剛才不是當真落了眼淚嗎？

孫二——咳！你真傻！眼淚可是眼淚，不過那不是哭出來的，是笑出來的。你怕是要另外去搭伙吧？你看我不中用了嗎？我經過多少

不如意的事情，那都是非常厲害的，我不但照常可以出來作買賣，而且笑的更加勁，說的更有趣。你同我也在一處混了有兩年了，你看我幾時變過樣子？因為在我只有好笑的事情，沒有好哭的事情。有什麼天大的事情，不都一樣的好笑嗎？我往往都是這樣的笑，這樣大聲的笑，（說着大聲狂笑起來，兩眼都隨着笑聲迸出眼淚）……

李大——你怎麼啦？你這是怎麼啦？……

孫二——沒有怎麼樣，我這是笑呢！伙計，你放心，我不會壞了我們的生意。明天是護國寺。是不是？你可不要同我散伙；那可不行。天黑了，走吧！我再回到家裏，買上一斤切麵，打上四兩白乾，五百錢的花生米，吃飽了，喝足了，明天好到護國寺去。

（黑暗已經遮掩了世界，孫二拉着李

大走向黑暗裏去，遠遠地聽見他

們二人談話的聲音。）

——天這麼黑！你要小心不要絆倒了吧。

——不會的，瞎子還能走路呢。……

——那水面上隱隱約約的是蘆葦嗎？……

——是的，你聽那水裏叫着的還是蛤蟆呢。……

——春天已經過去了。……

——是的，蛤蟆叫起來了，蒼蠅也飛起了

……

——今天是幾啦？怎麼還沒有月亮？……

——啊，早呢，今天才二十六，不過還有星星。……

——那不是滿天的星星嗎？……

——明天護國寺去我們說什麼呢？……

——什麼都行：哭也行——可要沒有眼淚；笑也行——只是不要喜歡……

——是的，哭也行，笑也行……

——那末明天會了。

——明天會了。

.....

（全景浸於黑暗靜默之中；只是遠遠地聽見幾聲蛙鳴。） （幕）

一九二六年，四月。

慶 滿 月

“受患難的人，為何有光賜
給他呢？

心中愁苦的人，為何有生
命賜給他呢？”

.....

“人的道路既然遮隱，
上帝又把他四面圍困，
為何有光賜給他呢？”

——約伯記

人 物——

老劉頭

柳先生

張瞎子

秦老

秦妻

鄰人們

背景——秦家墳畔

時間——夏天的夜間

慶 滿 月

（在野地裏。靠近秦家墳地東北角的一間窩棚。門前放有兩條板凳，上面並架有穉穉鋪成的蔭棚。

（墳是背西朝東的方向。周圍兩行白楊樹。主墳立在正西面的中間，按次序分向東南，東北雁列着兩排墳堆——俗呼墳咕嚕。西北角浮厝着一具未入土的棺材。靠墳地的東面和北面種有一大片的香瓜；至於南面和西面是一大塊草原——俗呼甸子。

（瓜地東邊有一條小河，俗呼溝岔子。水大的時候，可以聽見水流的聲音。

（這個地方距堡子——卽村莊，約有二里遠近。夜間能望見堡中的燈火，並能聽見鷄鳴狗吠以及呼喊一類的聲音。

（這是一個夜幕剛撒下不久，尙能隱約地辨識出微許白日的光景的時候。老劉頭手提着一筐香瓜，從瓜地裏走出來。迎面遇見從堡子下來的柳先生。）

柳先生——這麼黑了還下瓜嗎？你這老頭的眼神真好！……不要淨下些生瓜頭來。

老劉頭——（放下瓜筐），說的！真他媽的！就是閉着眼睛都不會錯。成天地淨下生瓜那成嗎？

柳先生——你老頭的眼神真好！我若是到你老這麼大的年紀，不瞎了也差不多。現在就有些發花了。

老劉頭——你們是幹什麼的；我們是幹什麼的？我若是像你一樣不得餓死嗎？

柳先生——這話也不一定吧！我比你有什麼好的地方？一天教幾個小孩子，唔唔呀呀地有什麼意思？這種年月成天地查私塾查私塾地鬧個不清，一年到頭教不出幾個錢來，卻擔驚

受怕個了不得，“小孩子王”你當容易當嗎？我再分有落子早洗手不幹了！

老劉頭——總比我這“大廟不收，小廟不留”的強吧！你肩不担擔手不提籃，走道穿着襪子鞋；風吹不着雨淋不着，養得白淨淨的不比我這樣好嗎？像我這苦命貨，若再早早地就眼花耳聾起來；腿腳不靈騫，又無兒又無女誰養活你呢！你沒看見那老張瞎子嗎？連趙大屠戶的“花子房”裏都把他趕了出來。這幾天他就在我這窩棚的煙角裏圍着對付過夜；再檢些爛瓜皮吃。他有時候半夜裏跪在磚頭上向老天爺哭着訴說求死。可是，他又死不了！今個，他到我們東家那里趕滿月酒去啦，到這時候還磨回來。……

柳先生——真的。你們東家的滿月酒辦的那樣熱鬧，你怎麼也沒有去道道喜，喝兩盅！

老劉頭——我那騰得開身子？喜是頭半晌去道過了，那是求孫四給照料了一會，回頭來也不知是狗跑進來打架，還是小孩子們來偷瓜，給磨磨了一大片。後半晌更離不開了，不

過，我們東家總算是想得到，不怪“道道去”了一輩子。吃晚飯的時候，打發幫忙的給我送來了兩碗菜；還有一大壺酒。……你吃瓜不？

柳先生——我先不吃。等我回去的時候，要帶幾個走。……秦老爺在我們這一方誰不知道的？人又行，家道又好……這回又是個晚年得子。“人逢喜事精神爽”；心裏一高興，自然會想得齊全，做得周到。不過……

老劉頭——不過怎麼的？對啊，晚席不還靡散嗎？你怎麼這們早就出來啦？

柳先生——晚席散？早呢！那幾個醉鬼得着不心疼的酒肉，不吃喝個殺行嗎？我也不大能喝酒，看那種樣子又看不慣，只是草草地吃了兩碗飯就溜出來了。這個時候第一撥不過剛完；等到第二撥第三撥都吃喝完，不到半夜怕不行呢！常言說的好：“樂極生悲”。秦老爺聰明一世，胡塗一時。這回勾當鋪張的未免太過火了。那有一個辦滿月，居然操辦三天的？

老劉頭——這裏頭還有什麼不吉嗎？

柳先生——不吉倒沒有什麼不吉的。常言

說的好：“吉人自有天相”；“一福壓百禍”

看秦老爺平素爲人的德處，倒不會有什麼不吉發生的。不過，這幾天晚上，野猫子不斷地在他們的房前房後哭笑：這個實在很不吉。你成天在這裡給他們看墳，不知道你發覺什麼動靜沒有？他們這座墳地原來葬的並不壞；不過因爲主墳葬錯了幾步地位。不然，他們秦府上會大發跡的。我常勸秦老爺破出幾文錢來改葬一下；他總不信我的話，那個厝子（以手指向西北角的浮厝）厝的頂不合式：主家宅人口不安。……

（說話時候，忽然在西北方面發現一道閃光。兩個人都不覺地打了一個寒噤）。

老劉頭——（放低了聲音）這幾天晚上，搭着也沒斷下雨，墳裏頂不安靜啦。大概總要到半夜時候，雷一響，那個厝子裏馬上就跟着發出哭喊的聲音；跟着就散遍了墳的四角，在雨聲裏混雜着哭的聲音。

柳先生——（聲音不大自然地）原來也難

怪。今個不是你們東家奶奶的二週年嗎？他們都光顧着慶滿月了，恐怕連紙都忘燒了。

老劉頭——紙我倒是替燒了；不過他們家裏並沒有來人。

柳先生——你想誰還顧得？老太爺是嘴合不攏地抱着滿月的兒子高興；你們那兩位少當家的真不是東西，就知道撅嘴胖舌地生氣；那兩個少媳婦更不是東西，一天那們唧唧咕咕，不知撥弄些什麼——若沒有她們兩個會好的多。將來不知要出些什麼古怪道兒呢？

老劉頭——有老頭活着諒來她們也不敢怎樣。

柳先生——那可說不定。那兩個小東西什麼壞道子都有。你不知道嗎？以前就因為定你們這位當家奶奶，不知道吵了多少次架啦。後來因為知道她雖然還是個姑娘，已經四十多歲，老頭子又六十了，許不能再生長了，這才安靜下。以後娶過門來，看老頭那樣地信寵，更都攔受不得，不知撥弄了多少是非。那天不念誦幾遍“裝老衣裳”和拐杖的話，我們緊隔

壁，什麼不知道？……

老劉頭——不過我們這位當家奶奶臨過門的時候，也鬧的太不像樣了：無論你多大歲數，這總算一件大喜事。凡事只好聽天由命，光鬧弄一陣又怎麼樣？

柳先生——咳！你不知道這裏頭有好大的關係。你們這位當家奶奶從小就是一個最聰明不過的人；決不會胡搗蠻纏，橫豎不懂的歪辣。就看她自從過門以來，兩個媳婦那樣蠻纏歪辣，婆媳間竟總也沒有當面吵過嘴。這很不容易。秦老爺有時看不過，同兩個媳婦鬧一陣；她都總也不大理論，老頭總願意讓她管屋裏頭的事；她却讓兩個媳婦來管。她對於什麼事情都是平平地和地處理。兒子媳婦們一常了，也就不再怎樣鬧騰。一有這個兒子可就翻天了。過去的事情又都提起來。什麼“老養漢精”，“攪家不賢”……一類人家說不出口的話，她們總是屋裏屋外指鷄罵狗，指山賣木地亂罵。什麼傷門神，攪死了親爸爸，不知還要妨死誰呢。……

老劉頭——這也總怪她當時鬧的太過分了。若不是秦老爺那們懂事，誰肯娶親娶來幾拾壽衣幾拾拐杖？就是歲數大了不忌諱，也要差不離的。

柳先生——你想一個人要到四十二歲才出嫁，又嫁一個六十歲的老頭子，她心裏會好受啦？古語說的好：“女子無才便是德”。女人要太聰明了，又念過幾年書，真不是一件好事情呢！你們這位當家奶奶就吃了這個虧，從小那樣聰明，那樣嬌生慣養，趙老爺當時真看成掌上明珠，特意請位老先生教她念書識字。不過，在屯堡裏有了知識學問有什麼用處？到歸終，弄得高不成，低不就；自己看不起窩窩囊囊的莊家院，莊家院的孩子誰又敢娶這樣的媳婦？教她的那位老先生是我的老表叔，我以前也跟他上過學，他倒有心給我提。我們家那時候雖然比現在好，要比起趙家來，自然差得遠；我小的時候念書又笨。一探聽口氣知道不行，也就罷論了。以後，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一含糊到了二十多歲就不好辦了；老頭也急

起來了。不過越發爲難：黃花郎找不到；“填房”要待孩子。總是幾方面的不湊巧。我那時候已經娶了親，不過不知道爲什麼總愛留心她的親事，有時看她一天比一天老起來，也替她着急的很……趙老爺更急啦，四下託人給提媒；不過先前還有人管，以後因爲管幾次都不中用也就不管了。聽說她那時候外面還不怎樣顯得急，常常對她的嫂嫂們說，“我已經等了這多年，青春算過去了，如果不遇對合式的，我寧肯當個老處女，任着終身不嫁”。聽說她那時候還在一天到晚的看紅樓夢；賈寶玉，林黛玉的消磨時辰。

又過幾年，她到了三十幾歲，這可真難了。哥哥嫂子們也漸漸地說起閒話，覺得家裏養活這大一位姑娘不成事情，年月又荒荒亂亂的，她自己也變樣子了。這時候，他們老太太又去了世；老頭也沒了主意。她一天常是頭不梳臉不洗的在炕頭磨磨；紅樓夢也不看了；臉色瘦得黃黃的。我那時候還看見過她一次；心裏真替她有點傷感！她的侄兒侄女們還常常拉着

他，要她給講洪月娥羅成，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我看她的眼圈都有點紅了！

（又從西北上發出一道閃光。這時候天已大黑，西北上的密密層層的黑雲，漸漸地瀰漫開。）

柳先生——啊。時候已經不早，西北上又來了雨，我不要淨談人家的閒話了。

老劉頭——這個雨一半會上不來，還沒有起風呢。

柳先生——咳！人真是沒法。作男作女，作老作少都不容易。——趙老爺當時真急壞了。上年紀的人那攔受得這樣事情。後來，到了去年，你們這位當家奶奶已經四十二歲了。這時候，好歹算是成就了這一門親事。不過，女人至多不過四十五歲，以後那里還能“開懷”，生兒養女？你想嫁一位六十歲的老頭子，那能那們準成，一兩年內就會養個兒子的？再一旦有個好歹，老頭子一死，一個沒有兒女的寡婦落在先房的兒子媳婦手裏，那可怎樣過活；再改嫁嗎？那成個什麼事情！“半路出家”就

够糟糕的了；你想“老來出家”的滋味能不能好受？她同我媽處的挺好，沒事時常到我們這邊來同我媽說閒話。她說她這不是出嫁，是進的殘廢養老院。她說她並不想什麼叫過日子，要怎樣來過日子，只是等着死；只要她能以死在老頭的前頭，因為老頭待她還好，她也總算死的很幸福了；不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老頭的歲數比她大的多。所以，她對於她的將來的死，很壓糟。我媽也常勸她說，一年半載的要生得一男半女那就好了；“四十九還養個吹鼓手”呢，你才四十二歲，那能就算沒了指望。她聽着也好像有點高興，不過接連又嘆口氣說：只能這樣指望罷了！

她過門後總有半年多，沒過過安生日子：兩個媳婦常常尋事尋非的想法嘔氣，趙老爺又因為她過門時那一鬧騰一氣一急，舊病發作，沒有幾天就死了。不過，她總是識大體的，不管怎樣，外面總是和和平平的，家裏什麼事情也不管，什麼事情也不問，都交給兩個媳婦隨便怎樣辦。

天隨人願，後來，她竟當真懷了孕！我們差不多成天見面的。那時候，她的神氣就漸漸不同了：臉上也露了一些喜色。不過，還有點拿不定，所以，有時又很磨糲：不知道將來生的是男是女，是禍是福。這又是頭一胎，更不知怎樣才好。這時候，她雖然對於媳婦們的蠻纏歪辣還是不理，對於家事可不像從前那樣不過問了。

這真是神佛睜眼！在上月竟生了一個小子。老頭子高興極了：手攪抄着，口直是合不攏來；她自己更不用說了。不過，兩個先房的兒子和媳婦可都氣得鼓鼓的，眼睛都紅了。老頭子越見他們這樣，越作給他們看，故意的氣他們。這次的滿月要辦三天就因為這個關係。聽說昨個晚上，老兩口子坐在炕頭上商量了半夜。你們東家奶奶這回也不等着死了，掂算起將來怎樣過日子的事情了。對於屋裏的事情要怎樣辦，屋外的事情要怎樣辦，對於先房的兒子媳婦要怎樣，對於自己的兒子將來要怎樣，聽說都商量好了。……不過，同時，他的兒子媳婦

們也都在個人的炕頭上商量着要怎樣處分家產，怎樣對待這“老養漢精”和“小王八犢子”！我今個過去看，他們的神氣都不大對。我恐怕她們家裡有什麼變故發生；心裡再想起這幾天晚上的野貓子和那個盾子，我滿心裡不安靜，坐不住，勉強吃了兩碗飯就到這裡來了。這墳裏又有鬼哭的事情，……。

（說着又發出一道閃光，遠遠地並有隱隱的雷聲。同時，從堡子裏傳來一聲非常尖銳非常悽切的野貓哭聲，接着一陣嘈雜的人聲，一陣羣狗的亂叫。）

老劉頭——你聽這是什麼的哭聲？

柳先生——啊！不好！這就是那野貓子的哭聲。一定有什麼事情發生了。你聽那狗咬人叫的……

（同時，墳的西北角也隱約的聽見一些啜泣的聲音。兩個人都有些驚疑不定起來。）

老劉頭——你聽那里。（向西北角指示。）

柳先生——啊啊……

(墳西北角的啜泣聲寂然了；堡子裡的喊叫吵嚷聲音也隨着靜下來，只賸有一兩隻狗的汪汪叫着。)

老劉頭——這種年月真不知道出什麼禍事！也許那淹死鬼要在今個捉替身吧！去年不就是今箇這天，東頭的二小淹個半死。要不捉到一個，是不會放鬆的。

柳先生——這種事情誰說得定？冤冤相報，是逃不了的，不知叫那個倒霉的遇上。還有一宗，你們從前那位東家奶奶她淹死的太奇怪了。怎麼那些人過河，單單把她淹死啦？這口怨氣是不容易散的。

老劉頭——老天爺睜開眼睛吧！我明個就替你多多的燒紙錢。……

柳先生——冤各有頭，債各有主。沒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反正，找不到我的頭上來。天快有半夜了，你聽那隱隱的雷聲，你看那一道一道的閃光，恐怕這回雨是真要來了。我得回去啦。別教雨把我隔在這里。

老劉頭——可也是。你聽風頭也來了。……
……你自己敢走嗎？

柳先生——教你說的！這麼大人怕什麼？
（不過說着真有些驚懼起來。）……不過，我總覺得像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似的……（說着抖了一下）。這麼大的人怕什麼？……

老劉頭——反正，離堡子也不遠吧。那不是秦家點的明燈蠟燭的。……可是，你不是要捎帶幾個瓜走嗎？

柳先生——還看得見挑嗎？

老劉頭——用不着看。這還有不知道的？
……（在瓜筐裡檢瓜）。……這是“自來生”，這是個“頂皮紅”。……

柳先生——有“老人樂”沒有？挑兩個。

老劉頭——有。這有兩個頂好的呢，管保又起沙，又爛糊，又甜。你們老太太要吃嗎？

柳先生——是。我媽，臨來的時候，告訴我的。她想“老人樂”吃，想了有兩三天了，都沒得功夫來買。

老劉頭——早說，不就隨便叫孫四給帶去

啦。……檢好啦，共計十個殼不殼？

柳先生——殼啦。

老劉頭——寫你三角錢的賬吧，那兩個“老人樂”送給你們老太太吃好啦，不必算錢啦。你怎麼拿呢？

柳先生——你還是照數寫吧。你這們大年紀啦，苦苦辣辣的種點瓜，還白吃你的怎麼好意思？……手巾包不下，借你一雙筐好啦，明個頭半天就給你帶來。

老劉頭——好吧。……是誰，你聽！這們喝喝咧咧的？

柳先生——許是堡子裏又下來人啦，不過誰這晚還到這里來？走道的人吧？

老劉頭——不對……（咳嗽一聲）。誰？……

遠處的聲音——我……我……我……老劉頭！你怎麼連我都不認識啦？……

老劉頭——原來是張瞎子！我當是誰呢！嚇我們一大跳。

柳先生——他大概喝醉了。你看他裏拉

歪邪的，舌頭都發黏啦。

張瞎子——（踉踉蹌蹌的走來）。那是誰？
柳先生嗎？你怎沒喝喜酒去？

柳先生——我早偏過啦。現在席都散啦嗎？
你來啦？

張瞎子——人都亂啦？可不是人都亂啦嗎！
“野貓進宅，無事不來”。人能不亂嗎？……
……

老劉頭——怎麼剛才真是野貓子哭嗎？

張瞎子——（不回答他的話）。人不散——
啊，不亂怎麼的？我剛剛端起一盞酒來，還沒有喝到口呢，……東家奶奶吓哭了，小寶貝也吓昏了。……我的酒壺也灑了，酒盞子也打了。……鬼哭神號，鷄叫狗咬……啊！野貓子哭號……啊！都亂了，都散了！……野貓子呢？野貓子跑了。我看大事不好了！……

柳先生——這個人是喝醉了，胡說八道的一陣，聽不出什麼來的。大概也不會有什麼大事情，當時不過哄了一陣就肅靜下來，……
不管怎樣我得先回去啦。這雨可真來啦。

(電光不時的閃耀，雷聲逐漸的大，風勢逐漸的緊，白楊樹葉的蕭蕭聲音，使人驚悚。)

張瞎子——(扯住柳先生的衣袖。)你怎麼要走啦，我剛一來？

柳先生——(甩開了衣袖)。我要回去啦，天氣不早啦。

張瞎子——你要回那里去呢？爲什麼這樣急呢？早呢！不是剛黑嗎？……

(柳先生走開了。)

張瞎子——你回到那里去呢？你有家嗎……你家裏有個小娃娃嗎？……你爲什麼這樣急呢？我一來你就走呢？……人家有四急，你是那一急呢？……“火上房，狗趕羊，牛犢子跳井，老太太上床”……劉頭，你的牛呢？……張瞎，我的媽呢？

老劉頭——你這是怎麼啦？你喝兩盅尿臊酒，喝人肚裏還喝狗肚裏去啦？你趕快安安靜靜的給我睡覺；你若再這們瞎說八道，我這里要不留你了。……

張瞎子——我……我……我沒有醉……（
踉踉蹌蹌的倒在煙囪角下。）野猫進宅，……
無……無事……不來。……牛犢子跳井，老太
太上床……

老劉頭——喝了兩盅酒，就這樣了，咳！
……不過，這總不是好兆頭。……會有什麼事
情發生呢？……我們東家還能出什麼變故嗎？
……事情真難說了！……這幾天總都是這麼不
安寧的……

張瞎子——（醉夢中）。野猫子哭了……小
寶貝要……野猫進宅，無事不來……

老劉頭——這一定不大好，野猫子那有無
故哭的？……這個墳裡又是……老天爺你睜開
眼睛吧！……

（大雨已經到來：急風暴雨，奔雷閃
電，一時並作。老劉頭躲到窩棚
裏，還不停的喊“老天爺”。張
瞎子也不住的不知哪嚷些什麼。
（驟然響出一聲極大的霹雷，差不多
要把窩棚給震倒的樣子。隨着雷

聲，墳的西北角馬上發出一種非常銳利非常慘切的哭喊；同時堡子裏也發出一種相同的哭喊跟墳裏的遙相對應。墳裏的哭聲浸潤了墳的四周好像在響應一般；堡子裏也隨着那一種哭聲引起一陣嘈雜，狗到處都汪汪地亂叫起來。

（在這種情形之下，延殘了許久許久。後來，風聲漸微，風勢漸弱；墳裡的哭聲漸漸混在風雨聲裡，但覺得一片的酸楚悽苦。堡子裏的哭，喊聲音漸漸移到堡子外面來，一陣陣的忽高忽低，忽強忽弱，忽遠忽近。）

張瞎子——（在煙囪角被風一吹雨一淋雷一震，一時酒湧上來，從睡夢中，翻身起來，大吐了一陣。嘔吐後，酒散了，冷得渾身抖戰。在閃光裏照出他那一幅恐怖可憐的圖畫來。他冒着雨跪倒在地苦苦地哭訴起來。）老天爺

呀！你忘記了我嗎？你怎麼不“叫我去”呢？劉三禿子，李大個子……都是年輕輕的小夥子，你怎麼都叫了去，偏留下我這老不死的作什麼？像人家李老爺，富老爺，有兒有女，又有家道，就活個百八十歲的又有什麼？老天爺你偏留下我這老不死的作什麼？……

老天爺你忘了我嗎？你爲什麼不叫我這個瞎子去呢？我一天就這麼瞎摸瞎撞的，不管是下雨，是陰天，東拔踏一踏又西拔踏一踏。我這樣的瞎眼貨還活着作什麼？我白天望不見太陽，晚上看不見星星月亮；春天看不見花開，秋天看不見葉落。老天爺你可憐可憐我吧！…

老天爺！你忘了我嗎？你爲什麼不叫了我呢：我這個堡子串到那個堡子，這家大門挨到那家大門；我叫苦連天地喊破了嗓子：大爺爺！大奶奶！你賞我一碗飯！隔兩天不定吃上一個飽；隔三天不知要挨上幾回餓。老天爺！像我這樣的苦命貨，你偏留着我作什麼？……

老天爺！你忘了我嗎？你爲什麼不叫了我呢？我過了今箇，不知有明箇；我過了一天

少了半晌。我走到那里，人家說我是偷小鷄子的。我長了爛瘡，人家說是什麼傳染。死狗們偏扯我的破衣裳；蒼蠅專釘我的爛瘡。大人們給我一碗冷飯，小孩子們要在裏頭吐上口痰，說這是替我加鹽醬。老天爺呀！像我還有什麼個活頭？……

老天爺喲！你快可憐可憐我吧！我簡直要凍死了！我已經在水裏浸了半截子了！……老劉頭你睡了嗎？……你的窩棚裏沒漏嗎？

老劉頭——（在張瞎子哭訴的時候，他專注意在那堡子外的哭喊聲音。那聲音愈來愈近，漸漸能以辨識了。）你快別哭啦。你聽那好像我們東家和東家奶奶的聲音。啊！老天爺喲！這不知是要出什麼變故呢！……你快進來避一避吧。這裏頭也漏了，還不怎麼要緊。…

（張瞎子摸索着戰抖抖的爬進窩棚裏去。）

老劉頭——他們……他們在溝沿……作……作……

張瞎子——（抖索的顧不得說話）。哼……

…哼……

秦妻的聲音——（大笑）。哈哈……我有了兒子。……我的小寶貝……（笑聲收不轉來，於是放聲哭嚷起來。）我的寶貝呢？……野猫子給吓死了嗎？……那明明是大媳婦給搗死的！……

秦老的聲音——不好！她跑到溝沿邊上了。……水流那麼急……（忽然水裏撲通一聲。）可不好了！她跳到水裏去了。……天呀！這可怎麼辦呢？……

柳先生的聲音——不是……不是……不要急……你聽那不是她的聲音嗎？……她向南甸子跑去了。……我們趕快趕上去。……

鄰人們的聲音——對了。……對了。……她向南甸子跑去啦。……我們趕快追上去……

（他們一邊向南邊的甸子跑，一邊嘴裏不住的嚷喝着。聲音漸漸的遠了。

（忽然又響一聲霹靂，跟着一陣急雨，墳裏的哭聲又作。）

老劉頭——老天爺喲！這可怎麼好呢？老天爺你保佑我們的東家吧！……

秦妻的聲音——（從南甸子折向墳這方面跑來。）啊！我的小寶貝，你好可憐兒喲！……你還沒見過太陽呢！……你跟媽媽葬在一起吧！……你不要離開媽媽，他們要謀殺你。……哈哈……我的寶貝笑了，我的寶貝要吃奶呢……你等媽媽解開懷兒……（這時候已經跑到墳裏來，在閃光下照見她在懷裏緊緊摟抱着一個已死的嬰兒，不時的親吻，不時的撫弄。）……拍拍小孩睡嚙！……虎來嚙，狼來嚙，老虎媽子跳牆來嚙。……哈哈……（忽然撞在一個墳堆上，摔倒在地；半天的工夫才爬起來）。哦！這是誰設的陷人坑？怎麼都要傾害我們娘們孩子嗎？（一轉身又撞在楊樹上）。誰這麼劈了我一鐵鍬？嚙嚙！劈斷了我的腰嚙！……嚙呀！……劈掉了我的寶貝的小腦袋啦！……我的媽媽嚙！我就這們一顆明珠；誰給我摔碎了？我就這們一顆星星，誰給我摘去啦？……我的心肝；我的肉兒！……我

還能再生養一個小寶貝嗎？……我的頭髮都要白了……我的骨頭都要乾了……

……啊，啊，我的小兒子哭嗎？……不是……誰哭呢？大媳婦？你應該笑。二媳婦？你應該笑的跳腳；……寶寶的爸爸嗎？你哭什麼？你還愁沒有兒子嗎？……哇，哇，哇……還有什麼人同我一樣的把寶貝被人給搗死了嗎？……我的媽媽嚟！誰叫你生養這樣一個如花的女兒，都已經枯萎了，那禁得再有狂風來吹？……我的媽媽嚟！這並不怪你女兒的心氣太高，實在是她的命兒太草草。她剛剛養了一個嬌兒，掂算將來怎麼樣的好好過日子，却突然的被人給搗死了……誰說是野貓給吓的？……那明明是二媳婦給搗的。……我的兒嚟！我一轉身的功夫就斷送了你的小命兒……

……啊？我侵佔了人家的地位？我侵佔了什麼人的地位？簡直是胡說，你這個淹死鬼……老劉頭——我的天爺爺嚟！……秦家的在天之靈嚟！……保佑你的子孫吧！……

（這時候雨勢又見微，墳裏又聽不見。

什麼格外的哭聲。只有秦妻披頭散髮的在那里叫喊，怒嚇，哭，笑，亂撞。秦老，柳先生及鄰人等趕了來。）

柳先生——在這里哪。不過，近不得身那可怎麼辦呢？

鄰人甲——剛才這里聽着一片的哭聲……

鄰人乙——再有，剛才這里好像有許多人影……

秦老——不管怎樣，我們只要把她弄回家去再說……

柳先生——（怯怯的）恐怕不大容易近身呢……

秦妻——（忽然喊叫起來）。甚麼？你要我的命？你要捉我的替身？……噲呀！你們敢搶我的寶貝嗎？你們敢在我懷裏把我的寶貝給搗死嗎？……天呀！天呀！你們太大胆啦！……（一跳，直向瓜地東邊的水溝奔跑。秦老等緊在後面跟去。老劉頭也走出窩棚，向東呆呆的望着。）

老劉頭——這一定是淹死鬼捉替身了！天
嘯！……

柳先生的聲音——快點趕呀！快點趕呀！
不好啦！……不好啦！跳……（遠遠聽到撲通
的一聲）。嚟呀！跳下去啦！……水流這們急
……怎麼？怎麼？快拉住！……快拉住！……
你老人家這是何苦呢！

秦老的聲音——天嘯！我還活個什麼勁
呢？我這麼大年紀啦，怎麼攤上這樣的逆
事！……

柳先生的聲音——你老人家快不要這樣啦
……不過，水這們大……人是不到底的……怎
麼好呢？……

鄰人的聲音——一定冲下去了！……

另一鄰人的聲音——一定冲得老遠啦！…

鄰人的聲音——這可怎麼辦呢？就這樣眼
睜睜的看着嗎？……

另一鄰人的聲音——這們深的夜裏，可有
魔法想呢。……

鄰人的聲音——天也許快亮了吧？……

三、另一鄰人的聲音——傻話！現在頂多不過半夜……

柳先生的聲音——你老人家千萬不要這樣……我們可以先回家去，等明個雨住了再想法打撈屍首……大概也沖不多遠下去。……

秦老的聲音——萬想不到到老來我有這樣的窩心事！我不知道前生裏造下了甚麼樣的冤孽……天呀！

柳先生的聲音——你老人家也就不用這樣想啦！吉凶禍福自有命定，人是沒法想的！……

秦老的聲音——天壽！怎這樣的不容人活着呢？……我已經這們大的年紀，她呢，也很老了，居然生了一個兒子，這樣一個可愛的兒子。這不但她不至於老來無依，我的老景也算能以有了安慰啊。……那知道竟遭了這樣的慘變！天呀！你真不容我活着了嗎？……我已經這樣大的年紀，還活個什麼勁呢？你們不要拉着我……你們也不替我想想嗎？我這還怎樣活得下去呢？……孩子的媽媽壽！你們娘兒倆等我一等吧！我隨後就來……

柳先生的聲音——你老人家千萬不要這樣……

鄰人的聲音——死的已經死了，你老人家願活的要緊……

秦老的聲音——我的天鷄！我還顧誰呢？我這條老命，算沒法再活下去了！……我的兒喲！你好不可憐！你也在前生造過什麼孽嗎？還是我們倆造的孽，要在你的身上討報應呢？我已經養了那們兩個現世現報的畜生又娶了那們兩個難得的媳婦，還不够我受嗎？我的老天爺喲！……啊！是你的命中無子嗎？……是我的無德嗎？……天喲！我怨誰呢？誰家出過這樣的逆事呢？……你們預備拉我到那里去呢？……回家？……我還有家嗎？……我的家在那里呢？……我有兒子嗎？……啊！我的小兒子鷄！你死的好苦啊！叫爸爸怎麼不酸心呢？……啊！你的媽媽，跟你去了……拋下我這樣一個大老頭子受那兩對畜生來擺佈嗎？……天呀！容我也跟了去吧！……你們不要拉我！……咳！……

柳先生的聲音——你老人家千萬不要這樣
……等到明個我們再來打撈……

秦老的聲音——還打撈什麼呢？……

鄰人的聲音——這水怎來的這們緊？恐怕
又打了壩口子了……怎麼也沒聽見鑼聲？…

另一鄰人的聲音——這一定是開口子了。
……快走吧！怕回頭我們要被水隔在這里
呢！……

柳先生的聲音——吉凶禍福，自有天定。
……人算不跟天算……

秦老的聲音——咳……嗜……

鄰人的聲音——這水真來了！……我們
得從壕裏頭走過去……

（漸漸聽不見了他們的聲音。）

老劉頭——（仰天長嘆）老天爺呀！快睜
開眼睛吧！……這種年月，誰知道竟攤上甚
麼禍患呢！……天呀！……張瞎子……張瞎
子……你看看，……睡得這們死！
……啊！這水真來了！……這……這一
片瓜又都算完了！……

(外面的雨還是悽悽的落着，風還是蕭疏的刮着；遠處的水掙掙的流着。在這樣的風雨聲中，從墳裏好像蕩漾着一種嘆息的聲音。)

(幕)

一九二六年，九月。

磨 鏡 子

人 物——

平安
賁四
潘金蓮
孟玉樓
磨鏡的老頭
來安

背景——西門慶家門首

時間——不定

磨 鏡 子

(西門慶家的大門首。)

(家人平安正在門道坐着，賁四從裏面走出來。)

平安——交代明白啦？

賁四——交代明白啦。到底是李六娘一點也不搵手，又交給我一個十五兩的銀香毬，說除了找足那經舖的十三兩五錢，剩下的留給我們十五那天到廟上捨經的時候作盤纏。薛姑子和王姑子這回又肥了。

平安——哼，這一千五百部經，共計五十五兩銀子，她們只少也刮湊下個十兩八兩的。這兩個養漢精，養和尚養够了，又跑這里勾搭

買賣來了。

賞四——少說那些閒話吧。捨經總算一件好事。養活一位哥兒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天生來就是七災八難的，抽風，犯夜星，驚吓，……一樣一樣都躲過去；這才有個盼望。（聲音放低）聽說昨天晚上教潘五娘打狗又給吓着了，真的嗎？……

平安——可不真的怎的。先打了一陣秋菊，已經打得鬼哭狼嚎的，接着又打狗。六娘打發綉春去說官哥剛合上眼怕吓醒了，五娘少打兩下吧。五娘更氣了，……

賞四——因為什麼這樣的打秋菊又打狗呢？

平安——你不知道，不過借事生風罷了。說是五娘從上房回來在黑影裏躪了一鞋的狗屎——一雙新做的沒穿過幾回的紅綉鞋——怪秋菊不該放進狗來教牠拉了一地的屎……五娘更氣的打起來了，說連打丫環都碍着別人的事了，真不讓人出氣了。……潘姥姥在旁邊看不過眼去，勸她女兒，教五娘連額搭再搶白了一

頓，說她屬胳膊拐的向外歪；氣的姥姥抽抽搭搭地哭了一夜，今個一早就回家去了。

賈四——這位五娘可真厲害呀！小點聲罷！別教走出來聽見就麻煩了，……不過心腸好的，總會有些好處，你看六娘來的最晚，反倒先生了哥兒了。……

平安——那誰知道活到那一天？我看够活的，像這樣存心地要往死給吓……眼都紅了。……

賈四——少說閒話罷！有命的吓也吓不死。……

平安——吓不死？留着他！……

賈四——我還有事情呢，不要竟說人家的閒話了。

平安——喂，賈四叔我託你辦的那件事怎樣啦？

賈四——甚麼事？

平安——甚麼事？你別裝糊塗啦。

賈四——這小雜種你又跟我搗什麼鬼？

平安——你也教我們賈四爺打扮的浪浪

的，我們也跟沾點油水……

賈四——這小東西說說就下道了。

平安——你這回不又賺了一兩多銀子？你預備一點酒，菜，等今個晚上，沒事的時候，我同玳安去孝順孝順我們四爺去……

賈四——你這小雜種，王八羔子，一點正經都沒有。

平安——喂，先別走，賈四叔。你看見溫秀才沒有？

賈四——什麼溫秀才冷秀才的？那里又跑出個溫秀才來？

平安——你還不知道哪。咱東家新請來的先生。

賈四——啊，怎麼樣？

平安——是個很漂亮的人物，跟我們四爺正合式。也住在對門新收拾的房子裏。

賈四——你這東西算壞透了：也沒有個大小，也不分個上下。無原無故地又扯出個溫秀才來，這溫秀才也够倒霉的啦。……

平安——溫秀才怎樣的？你別看他是一個秀

才，還不跟我們一樣；見着我們賁四爺一樣要走不動道的。

賁四——你這小東西……我沒有那麼大的閒工夫跟你閒磨牙啦。你算說不出什麼好話來的。

（轉身走開了。）

平安——快走吧。我們賁四爺在家關着門等你呢。

（潘金蓮和孟玉樓手拉着手兒走出大門來。）

潘金蓮——……有個孩子，你看還了得啦？簡直不知道怎樣浪好啦。借着個毛孩子的仙氣，硬把着漢子……老天爺不瞎眼，倒浪的孩子病了。捨經？就是捨了江山也救不過沒有命的……兒女是有分的……白花那冤錢去填活那養和尚的姑子……說起來真氣人：只許他們滿山放火，不許我們點燈。一天不是請先生，就是喚大夫，一早起來，就鬧的舉家不閒。咱自己倒霉蹣了一腳狗屎，打打狗都打發丫環來說，又吓着她們的哥兒了。你有一個哥兒人家

就該死啦。可倒好，什麼都管個到。偏偏咱娘那老不死的，裏勾外合，淨能鋪排我的不是。我在自家的院裏打了頭管她屁事？叫我額倒了幾句，賭氣今個走了。走了罷！有你這樣窮親戚也不多，沒有也不算少。省得給我現眼。…

孟玉樓——（笑着說），你這個少教訓的丫頭。那是你的親娘，你怎麼這樣說她？姥姥那樣大的年歲了，有今個磨明個的，你不說好好孝順孝順她，反倒不給她好氣受。若是我，算不要你這樣的女兒了。

潘金蓮——你別胡說。你不知道，可氣人啦。也不知道受過人家什麼好處似的，淨替人家說話……

孟玉樓——你看，對過的房子大概收拾好啦。……

潘金蓮——平安兒，對過的房子收拾好了沒有？

平安——昨箇就都收拾好啦。只剩那三間門面，教漆匠一裝新油漆就全好了，後邊樓上堆貨，等韓伙計的貨車一到就都卸到那邊去。

下月開張。這個緞舖一定能比西街上柳家的興隆。

潘金蓮——你怎麼知道？

平安——就憑咱們這個旗號就比柳家的響的多啦，還用說別的嗎？

潘金蓮——這個孩子屬刮搭嘴子的，能白話。

平安——這是真的，不是白話。

孟玉樓——那寫字的溫秀才家眷搬過來沒有？

平安——打昨個就搬來啦。今早晨還給他搬過去一張涼床，兩張棹子，四把椅子呢。

潘金蓮——你沒看見他的老婆長的什麼個模樣？

平安——傍晚乍黑的時候，他坐着轎子那里看得見？左右，他一個窮秀才還能有什麼好老婆啦？

孟玉樓——這孩子說話嘴多損。窮秀才怎麼就不許有好老婆呢？

平安——不是不許——他就不會有的。不

信，過幾天就都知道啦。

（遠遠地一個老頭搖着“驚閨葉”走來）

潘金蓮——磨鏡子的過來了。正好，我的鏡子都昏了，正要磨磨呢。平安兒，你叫住他，給咱們磨磨鏡子。你這小東西淨屬嘴，縮頸子打前失，全仗嘴支持。幾遍告述你要叫住磨鏡子的，你平說不過來。怎這麼巧，偏我們出來站這會的工夫就過來了。……

平安——磨鏡子的！過這裡來。

磨鏡的老頭——（漸漸走近來。一面嘶浪浪地搖着驚閨葉，一面答應。）磨鏡子嗎？（走到近前，放下擔子，站在旁邊侍候着。）共計有幾面？……

潘金蓮——（向孟玉樓）。你不磨嗎？都叫他們拿出來，一齊的磨了吧？

孟玉樓——好，一齊趁便磨磨吧。原來也就應該磨了。

潘金蓮——平安兒，你到我屋裏，同你春梅姐要我那兩面照臉的大鏡子，一面小鏡子，

還有那面大四方穿衣鏡也帶出來，教他好好磨磨。三姐，你淨要磨那一面，告述他，一齊帶出來，省得再費一遍事。

孟玉樓——平安兒，我告述你。……

（恰好，來安從院內走出來。）

孟玉樓——叫來安兒去罷，平安兒還在這裡看門吧。來安兒，你到我屋裡教蘭香把我的鏡子拿出來磨。……

平安——（向來安）對啦。你進去拿吧。三娘的告述了你，五娘的你問春梅姐要，就知道了：兩面大的，一面小的，還有一面大四方的穿衣鏡，拿去吧。

來安——好，我去。（進院裡去。）

（磨鏡的老頭，趁着這個時候將絆鏡的架子和水銀等預備好，站在那裡等候。不住地望着潘金蓮和孟玉樓，而且彷彿有什麼心事似的自己沉思着。）

（潘金蓮和孟玉樓一邊看對過新收拾出來的房子，一邊也不斷地望看

那磨鏡的老頭。)

孟玉樓——這個老頭，總能有六七十歲了
你看，他頭髮和鬍子都白了。

潘金蓮——看着，可還硬實呢。

孟玉樓——不知道他家裡都有些什麼人。
這們大年歲還背着一個担子在外面給人家磨鏡
了，可知一定很窮呢！

潘金蓮——啊，三姐，你說他一天能掙多
少錢？

孟玉樓——恐怕很有限吧。

(來安手提着大小七面鏡子，懷裡還
抱着一面四方穿衣鏡，出來。)

潘金蓮——你看，這孩子，你拿不了，分
作兩回。怎那們“下足”，一回都拿出來了；
叮叮噹噹地亂響，要碰了我的鏡子，我看你…

孟玉樓——五姐，你這面大鏡子，我怎沒
見過？是那裡的？

潘金蓮——那是人家當的。我愛牠，又亮
，放在屋裡早晚照照。我的鏡子就三面……

孟玉樓——我大小就兩面……

潘金蓮——這兩面是誰的？

來安——那兩面是春梅姐的捎出來也叫磨磨。

潘金蓮——小賊猴，可倒會湊趣。……她放着她自己的鏡子不使，一天淨撈捎我的照，弄的那們昏澄澄的。……

（於是將八面鏡子一齊交給磨鏡的老頭。他將牠們絆在架子上，使了水銀，用力地磨。）

（潘金蓮同孟玉樓在一旁，一面看着她磨，一面談着話。）

潘金蓮——這老頭真算硬實，你看他磨的多有力氣？

孟玉樓——我看他就像有什麼心事似的，他不知道有兒子沒有。這大年歲……

潘金蓮——兒子是兒子；爹是爹；誰也當不了誰。

孟玉樓——他若有兒子，還不能養活他嗎？

潘金蓮——一個兒子要養活他自個的老婆

就不容易了，還願得養活他爹呢……

孟玉樓——啊！這個老頭的生活，一定很艱難的。

潘金蓮——他艱難不艱難管你屁事。孟三姐許是也想要抱哥兒了；這樣的菩薩心。……

孟玉樓——呸，你狗嘴裏算掏不出象牙來。

潘金蓮——象牙也不會長在你的狗嘴上。
……你看他磨的多快。

孟玉樓——啊，倒磨完了四面大的了。賸那四面小的更快了。

潘金蓮——像他這樣，一天不知能磨多少面呢？

孟玉樓——我看，我們先進去吧。直在這里站着作什麼？

（老頭聽見這話，仰頭看看她們兩個馬上又低下去磨。）

潘金蓮——（拉住孟玉樓的手。）等一等，等他磨完。這不就快完啦。

孟玉樓——他磨他的，何必看着他呢？

潘金蓮——你看，就剩那一面了。等都完了，拿過來，咱們好試一試。

孟玉樓——你那們性急。等拿到屋內，照去不怎的？有的是工夫。

（說話的工夫，全磨完了。來安抱過來放在潘金蓮和孟玉樓的面前。二人各拿起一面來照。）

潘金蓮——啊，磨的真亮。我們以後就交給他磨好了。

孟玉樓——真亮。平安，你到舖子裏向傅夥計去支五十文錢來給他。

（平安答應着去了。）

潘金蓮——教來安先抱進去吧。

（來安過來將八面鏡子照原來拿出來的樣子又拿進去。）

孟玉樓——你可不加小心。

來安——不要緊。一點沒有錯。這麼大個人拿這麼點東西。……

潘金蓮——小東西先不用說嘴，等碰着了我們再說。

(來安抱鏡子進去了。)

(平安已取錢來數給老頭。他此時已將鏡子理好；手裏接了錢只顧呆呆地立着不去。)

孟玉樓——平安，你過來。……你問問那老頭爲什麼拿了錢不肯走開？莫非嫌錢少嗎？

(那老頭撲簌簌地落下淚來。)

平安——老頭，你聽見沒有？咱當家的奶奶問你爲什麼那樣煩惱呢？嫌錢少嗎？

磨鏡的老頭——不是。這位哥哥你不知道。老漢我今年六十一歲了。先頭留下一個兒子，二十一歲，還沒有娶媳婦；胡做非爲，不幹正向。他不但不能養活我，反倒我天天出來掙幾文養活他。說也不中用，他常出去同街上的光棍們耍錢。一天犯了事，教守備府裏一同抓了去，當土賊打了二十棍。放回來，把媽媽的褲子襖都拿去當了。他媽媽直氣了一場病，受了風寒，在炕上躺了半個多月了。老漢說了他兩句，他就賭氣跑出來，不着家了。這叫我

到那里找他去呢？成天的也找不着個影子。要說是不找了吧，老漢這大的年紀了，只有他這麼一個兒子，往後可指望誰養老？有他在家，看他那樣的不成器，也是一樣的惹氣。不知老漢前世造下了什麼冤孽，落得現在這樣的忍氣吞聲，沒的話說。……（說說又落起淚來。來安又走出來。）

孟玉樓——啊！怪不得！這老頭原來這樣可憐。平安，你問問他這後娶的老伴今年多大年紀了。

平安——老頭，你聽見沒有？問你這後娶的老伴今年多大年紀了。

磨鏡的老頭——她今年五十五歲了，沒有兒也沒有女。——着了涼現在才好些；只是沒將養的，想塊鹹臘肉吃。可嘆！老漢在街上討了兩三天，平討不出一塊臘肉來。啊！……

孟玉樓——啊，真是可憐。這不要緊，我屋裏抽屜內還有塊臘肉呢。——來安，你去向蘭香要來。另外有兩塊菓子，也一齊要她給你拿來。

(來安去了。)

潘金蓮——啊，老頭，你家媽媽要吃小米粥不吃？

磨鏡的老頭——爲什麼不吃呢？若是有，敢情好啦。

潘金蓮——平安，你進去對春梅說，要她把姥姥捎來的新小米量二升給他，再拿兩根醬瓜出來給他家媽媽吃。

(平安也去了。)

潘金蓮——(向孟玉樓說。) 這個老頭真苦得可憐見的。我們那知道外邊還有這樣苦的人呢！

孟玉樓——看他那個樣子，我就想是要很苦的呢。

潘金蓮——咱娘可也苦，還不到這樣呢。

孟玉樓——(稍遲疑)。那自然不同的……

(來安拿半腿臘肉，兩個菓子上。)

孟玉樓——都拿來啦？

來安——拿來啦。

孟玉樓——你拿去交給那老頭兒吧。

(來安拿過去交給老頭兒。)

磨鏡的老頭——(一面接過來，一面道了謝，收在担子內。)啊，我討了這些天，……這回他媽媽算……

(平安也拿着小米和醬瓜上，一齊交給老頭兒。)

磨鏡的老頭——(向潘金蓮和孟玉樓行了個禮，道了個謝：於是一齊收在担子內。然後背起担子，搖着鶯鶯葉，揚長地走開了。)…

孟玉樓——走罷，我們也該回屋去啦。這老頭真可憐……

潘金蓮——走罷。……

平安——二位娘不該給了他這多的東西：受了這老東西的騙了。他的老婆是個媒婆，咋個不還從這街上走過去，什麼時候又病在炕上啦？

潘金蓮——小賊種，你早不說，作什麼來？

平安——算了，也是他的造化，可可遇見二位娘出來，叫住他，又照顧他這些東西去

了。

(幕)

一九二六年，十月。

附註：這篇材料取自金瓶梅第五十八回

老樹的蔭涼下面

人 物——

老佟頭

劉禿子

劉二小

劉四爺

亭兒

劉耀臣

劉福山

背景——北方鄉村的古廟旁

時間——夏末的傍晚

老樹的蔭涼下面

（鄉村的一座古廟旁，有一棵老大的柳樹。
• 廟前是一片空場：廟東距老樹不過一丈遠近，便是一個水泡子。

（這是一個夏末秋初的午後：日已斜西，天色快晚了。劉四爺坐在樹下，抱着膝蓋打盹。
• 賣鏗鏘的老修頭背着鏗鏘箱子緩緩地走到樹的蔭涼底下，一面放下箱子，一面就坐在劉四爺的旁邊。後面跟過來兩個年約十一二歲的小孩子——劉禿子和劉二小。）

老修頭——（自言自語地）這算完啦，走了這麼幾步，腿就有些打絆啦！……

劉禿子——（伸手揭開鏗鏘箱蓋。）害有

麻花沒有？

劉二小——我不要麻花：我要糖餅。

老佟頭——（搗住箱蓋）等你把你爺爺吵醒，看他罵你們不？

劉禿子——好老佟頭，你賣我們這一回，記在我爹爹的賬上：我爺爺不會說的，他睡看了。

老佟頭——等你們挨了罵，可不要埋怨我。

劉小二——誰埋怨你甚麼？

老佟頭——看你倆這個樣子不讓吃也不行。吃罷。（揭開箱蓋）。你看這害都熱呼呢，我新上來的。（劉二小和劉禿子都伸手檢着，吃）……爺爺攢錢孫子化……不化作什麼？……瞎！只要有人化就行！……你們拿到一邊吃去吧。爲什麼教你爺爺看見生氣？

劉禿子——我拿兩根麻花。

劉二小——我拿三個糖餅。

劉禿子——你爲甚麼拿三個？若我也再拿一根。

劉二小——你麻花有多大？糖餅才多大？

老佟頭——你們倆個別再唧咕……（伸手撫弄劉禿子的肩膀，劉禿子一撒弄，扭過肩頭；再去撫弄劉二小的，又被二小摔開了他的手。於是兩個小孩都站起來，跑到樹根上，靠在那里吃。）你看劉老二這兩個孩子，嚙！再過幾年都頂勁了。……你們倆不離開點，你看那樹上的毛毛虫……

（兩個孩子都回過頭來看看。）

劉禿子——嚙呀！二小看爬你一身。

劉二小——別吓人啦。你脊梁上才爬着呢。

劉禿子——你不信；我給你拿下來你看。

（他在二小的後背上一撥弄，果然有兩條毛毛虫落在地上。一脚都踩死了。）

劉二小——你看我也你給撥弄下來。

劉禿子——在那呢。

劉二小——你看這不是。

劉禿子——可不不是怎的。誰像你那樣招。

毛毛蟲。

劉二小——你才招毛毛蟲呢。

劉禿子——老修頭你說，我們倆到底誰招毛毛蟲。

老修頭——(正癡癡地望着)哦……哦……

劉禿子——這個老頭，傻啦，怎麼的。

老修頭——你們吃完了害不去玩去。

劉禿子——二小，你這毛毛蟲精，我用尿澆澆你吧。

劉二小——色！你敢？我用尿澆你。……

劉禿子——(解開袴帶，向二小一掄，二小急向旁邊一跳。)你這毛毛蟲精，怕尿沖。

(於是向樹幹上的毛毛蟲澆去。樹上的毛毛蟲隨着有滾到地上的。)你這毛毛蟲，在樹上站不穩，教我澆的滿地滾。

劉二小——賊禿子，你看你澆的，淋漓的那都是。

(說着要用腳去踩那在地上滾的毛毛蟲。)

劉禿子——(趕緊將二小推過一邊。)活

該。管你屁事。你看這毛毛蟲會打滾呢。

劉二小——活街？害死胡同呢。你當光你
曾呢，連哭帶滾？（於是也用尿來澆毛毛蟲。）

老佟頭——你看這兩個鳥孩子，氣洵的也
沒邊啦。你看，送你爺爺一脊梁……（說着
要站起來躲開的樣子；但是又坐下來。）唉！
這真算結了！腰也酸起來！

劉禿子——你才是鳥孩子呢。你罵人可不
行。你腰酸腿疼，你老絕戶根；你沒兒沒女，
你老絕戶器。……

劉二小——你是個老妖精，張口就罵人。
……你抱個小孫孫，給你這毛毛蟲。（拾起一
條毛毛蟲向老佟頭扔過去；回身就跑。）

劉禿子——靡尿的小子，跑甚麼？

老佟頭——這兩個小雜種，看我回頭告訴
你爺爺不？

劉禿子——你告訴不怎的？你當誰怕你
呢？

老佟頭——好小東西，你不怕。

劉四爺——（抬起頭來，手裏玩看一對核

桃，一動不動地說：) 誰？又是禿子和二小這兩個小東西在罵人嗎？（這時候那兩個孩子早跑開了。）……啊，老倭頭，你從那堡子轉回來？害有鏗鏘嗎？

老倭頭——有。怎麼沒有，我新上來的一箱子？你要吃嗎？

劉四爺——我先不吃。你怎麼臉色那麼不好看？你生氣啦嗎？這兩個小東西，一天淨吃零嘴，也管不過來。一眼照管不到就下泡子洗澡去啦。再不就淘氣罵人。這都是爹媽寵的。我們算那一回？說了當作耳旁風。……好在再過幾天學房的先生就來了。……

老倭頭——你說的；我會跟小孩子一般見識？這麼大的小孩子，就是罵人，也怪得人意的。（說着，嘆了一口氣，眼圈兒都有點發紅了。）四哥，你說我真有點老不中用了。腿腳也不靈利了，眼前時常地發黑，常覺黑洞洞的一片。我覺得我簡直快完了，不知怎麼這樣地短神！死了也就算啦！這樣一天一天，這堡子跑到那堡子跑來跑去地也賣不上幾個錢；害有一宗

，像你們兒女成羣，都有個盼頭，我倒跑個什麼勁呢？

劉四爺——人吃點喝點就算啦。有兒女又怎麼樣？操不過來的心！一兒一女一枝花；無兒無女活菩薩；多兒多女多冤家。你靡看我們那幾個當家的？不是吵就是鬧。我也老了，不中用了，隨他們鬧去吧。今個我們那位二當家奶奶又同媳婦拌嘴啦。大吵大鬧。先頭留的是‘‘多咕’’；禿子和二小就怎麼作；鬧，也不管。

老佟頭——樹老歸根。人準得要有收煙結果。像我死了連個上墳燒紙的人都沒有。攢幾個錢又作什麼？

劉四爺——人就是那麼一回事！你自己也吃點喝點得啦。

老佟頭——瞎！那容易攢了幾元錢，又捨不得……

（說罷，低下頭去，苦着臉不言語。）

劉四爺——我們這麼大歲數算白活了！吃也沒吃着，穿也沒穿着，逛也沒逛着，苦苦辣辣地過了一輩子，什麼世面也沒見過。幾時把

腿一登，不管是填洋溝是餵野狗……省得得人家的事。

老佟頭——你們有兒女，只不濟也念念經，發送發送，埋在墳上。……

劉四爺——這可說不定。王五爺要强了一輩子，臨死不是秫楷包子包出去的嗎？……害是攢倆錢的好……有了錢說話也中用，誰敢不聽，兒女們？沒有錢拉都拉不來；有了錢趕都趕不去。你看那不是趙秀亭來啦？洋洋得意地抱着孫子；一天早晚兩頓燒酒喝着，這一提沒喝了那一提就打來了，大杓不響不吃飯。人家有多麼會享福。不是養着好兒子了嗎？有倆錢……

（趙秀亭懷抱着約有兩歲的小孫子走來。）

趙秀亭——老四太爺又哆嗦什麼呢？二當家奶奶又生氣了嗎？……老佟頭，害有糖餅嗎？賣給我們兩個。（在鏗鏘箱裏檢出兩個糖餅來，拿在小寶的手裏。）啊害熱呼呢。……老佟頭，氣色怎那麼難看？……你們老兄弟倆

說什麼體己的話來？怎麼我一來都不說了？

劉四爺——我們正講究你來的。

趙秀亭——講究我什麼來？

劉四爺——說你真是個福人。會享福。

趙秀亭——我們小寶的爸爸，甚麼錢都摳手，就是我的燒酒一提一提的真捨得，向來沒有空過。我常說，當老太爺的連這一點福都不能享，那真算白活啦……

劉四爺——你們少當家的該有多們誠辦，真是個好手。

趙秀亭——真是的。連一個錯錢都不肯化，煙酒不沾，賭場不沾；一雙靴襪非穿的上掌不拉倒。

劉四爺——小伙子要這樣的。

（老佟頭歎歎地癡望着地面，忽然抬起頭來仰望着青天，伸張開兩隻胳膊好像有所擁抱似的。小寶嚇的在趙秀亭的懷裏哭起來。）

趙秀亭——你這老頭子瘋了怎的？……啊，你看那是什麼？……人家小寶才知道好

歹呢。你佬老爺鬥着你玩。……這老頭真不對，怎麼吓起小寶來啦？叫他過一邊去。呀，呀，你看樹上的老鵝，呀，呀，飛了……你看小寶不哭啦；小寶笑啦。等爺爺帶你找你媽吃奶去。（說着抱起來。）你看人家小寶多省事？多聽說？真不哭了。

（公鴨嗓的劉耀臣掙着一把鐵鍬走來。）

劉耀臣——怎麼啦？這真是寶貝。爺爺有啦事作啦。你爺爺沒給你買餸餸吃麼？哭什麼？

趙秀亭——你告述你劉大爺，爲甚麼哭啦？說：老佬老爺給吓着啦。……

劉耀臣——啊，這可了不得，你怎麼把人家的寶貝給吓着啦？……（向劉四爺，）四叔，你們二當家奶奶害氣哪？……

劉四爺——不鬧騰個穀行嗎？你從那地來？

……劉耀臣——從西下窪子來，地裏害有點汪水。……四叔，你那排高粱真好，真齊楚，

穗子都用齊啦。我們的，連西北那兩“日”都靡用齊……秀亭的那日粳子真打眼，一點都不顯得早。今年秋看你們打糧畝。

（說着將鐵鍬拄在面前，掏出煙袋來抽煙。）

劉四爺——我看誰的也趕不上你那一排。你們少當家的呢？靡下地嗎？

劉耀臣——這地一事弄完，你看能扯鬚鬚淡再的呢；不知又跑那里屬刮搭嘴子去啦。

趙秀亭——得啦。你們大兄弟福山多誠辦，什麼嗜好都沒有。沒有事的時候，你不讓他出去躡躡，一個小伙子你成天拴他在家裏，直得行？

劉耀臣——怎麼靡事？趁這時候織幾領蓆子也是好的。現成的秫稽，不幹也沒有法子。反正，都能自己當家了；我們這老鳥貨不頂事了。

劉四爺——我看你也少操鳥心吧。兒孫自有兒孫福。你害能跟一輩子啦。你死了人家害不過日子啦。我算打開主意啦。我也不管，你

愛怎樣就怎樣。

趙秀亭——人就是這麼的：眼不見心不煩。當老人的看見了不說，怎麼制得？我看你們大兄弟倒用不着你老頭操心：又精明，又強幹。就憑那點甩頭也就行啦，你害想要怎的？那不是福山來啦？來吧，福山！你們大叔正講究你哪，你來了正好。

（劉福山上。）

劉福山——啊，秀亭嗎？我當是誰呢。你真是有福的老太爺呀，抱着小孫子在樹根底下涼快……

劉耀臣——你聽這一套白話；淨屬嘴啦。

劉福山——我爹又下地去啦？你直是去看一回又怎麼樣？該高的害是高，矮的害是矮。（說笑着）像我爹這樣當老人的才叫有福不會享呢。一天也不閒脚地這塊那塊的跑。你看人家秀亭，一天穩當老太爺不好嗎？……我四爺又怎麼啦？你們禿子和二小又跑南甸子去啦，你老頭怎不去找去？

劉四爺——怪不得你爸爸罵你白話。你這

小子的嘴也不使閒一會，刮搭刮搭地……我才不管他們呢，愛往那跑往那跑。不怕也像東街你三孀的那小柱子跑去當兵呢。

劉福山——你老頭就是嘴上那麼說着好聽：你要真能不管，鬍子也許又變黑了呢。操心不禁老。狗拿耗子多管閒事。隔着鍋臺上不去炕。那麼大歲數了，管他呢。我看你那兩個孫子也够好的。……

劉耀臣——你看這小子那兩片嘴，有多損？像你那個鳥樣子好？害說人家呢？四叔，你別聽他那麼胡說。

劉四爺——你說的。這不過說笑話罷了，誰害當真啦？

劉福山——害是我四爺。你看我爹說的那話，若不是四爺明白，我可真該打嘴巴子了。

（轉向老修頭。）這老頭怎麼啦？怎麼連一句話也不說？哈，大叔，直呆呆地想着什麼？……噯！你的燒餅長腿啦。——可沒有有跑，是下了崽。……

趙秀亭——這老頭今個是有些格怪，就像

來了大邪似的。頭回把我們的小寶都給吓哭啦。
……是不是小寶？……

劉福山——這老頭新挑來的一箱子錚錚，怕賣不出去吧？賣不出去，你自個吃了就得啦。
……這老頭淨算計攢錢啦。……

劉耀臣——你這小子不用說那樣俏皮話。你算不配攢那兩個錢。

劉福山——攢那麼多錢作什麼用？……你這老頭有點打不開算盤。設買棺材就得啦。你又沒有兒沒有女的，吃點喝點是落頭。……

趙秀亭——這老頭可真有點太屈啦：自個連個錚錚都不肯吃。

劉耀臣——嘻嘻：你這小子的嘴啊！……

趙秀亭——我願意聽大兄弟說話。就憑這個才氣，若在外頭撞打幾年，那準够說得出的。

……劉福山——你那變捧着兄弟說罷。像你們後頭院子的學生，那才算有撞性呢。你看人家那們年青，江南海北的。……

……劉耀臣——那他媽能怎的？連他爹死了，

都沒回來一回；家裏就扔下一個老太太，一天奔奔波波，苦苦辣辣地過日子。連個錢也拿不回來。那算鳥那一回？

劉福山——人就是那一回事！一天在家守着守一輩子又怎麼樣？有兒子；若沒有兒子呢？還不過！你看老佟大叔，人家更挺好。

趙秀亭——哼。害是有兒女。講的是一輩傳一輩；那才有收煙結果。你別看我們大叔罵你：那正是心裏高興的話。你看我們佟大叔就有點短神氣。誰不顧家呢？像我們後院學生那樣的又有幾個？

劉四爺——真少有！那有不顧家的？……也總算是年青人，撞打去吧！……

劉耀臣——（在地上搭搭搭搭煙袋，又裝上了一袋。）哈哈，我們算老了，算不明白那些時新樣的鳥勾當啦。看你們這些年青的吧！

劉福山——（轉向趙秀亭。）那話算靡個聽頭。我們說別的吧。——秀亭，你昨晚到後堡聽書去沒有？說的甚麼？咱那老太爺憑不讓去，害要唧唧嚶嚶地咳咕半天！

趙秀亭——哈，這可偏你啦。歸終，你害是沒有去呀！我說的，怎麼碰見你呢？昨晚是頭一天，說的真實力氣。我今晚上害去聽去。

劉福山——到底說的什麼？我也不想去了。

趙秀亭——怎麼？……說的楊家歸西，被困金陵府。害是有後，當時若不是楊金豹下山搭救，老佘太君領着一羣寡婦，那簡直沒有了辦法。福山，我先告訴你：那辭朝歸西一段說的真好，我都止不住要掉下眼淚來了。老楊家的老令公帶着七郎八虎歸了大宋後，真是真心保主，爲國盡忠；到後來死的死，亡的亡，出家的出家，那時候，只剩了佘太君帶着一羣寡婦，辭朝歸西去。玉恩林那兩片嘴也會說，使你好像看了一個顛兒哆嗦的老太太，頭髮全白了，滿臉的皺紋，滿手的鷄皮；我覺得好像是秋天，樹葉都黃了的樣子，在大路上，在風塵裏，一隻手扶着穆桂英的肩膀，一隻手在白頭髮上，那教風吹的有點散亂了的白頭髮上往下摘那挂在上面的樹葉。……

劉福山——秀亭大哥真能扯烏淡。我都被你誣信啦，當真地來聽。人家佘太君是告老還鄉的老誣封，你當像我們莊家院的老太太呢？

趙秀亭——福山這回可漏怯了。這是走在半路上打尖下店的時候。啊，福山，你說，這時候，她一思前想後準會哭啦。用一隻乾巴巴的手，揉着乾巴巴的眼皮；一陣風再吹來一些土，落在手上，揉在眼裏。……

劉福山——淨扯烏淡。那有那靈巧的事？

趙秀亭——無巧不成書。不管怎麼樣，就是一個老太太帶着一羣寡婦，裹拉歪邪地在大風裏裹着，多麼使人可憐！……

劉四爺——這就是生兒養女一場的好處！平常不知担了多少驚，受了多少怕。到歸終，像一窩老鴉似的，等到你餵的他長了翅膀能够飛啦，那就飛的飛啦，散的散啦，死的死啦！

劉福山——那總比絕戶器強。佘太君若是個老絕戶器，那不用說有人扶着，害顧得揩眼淚呢，早被大風給裹倒啦，土給埋上啦。……

劉耀臣——（搭搭烟袋）哈哈！你這小子

的嘴算沒有個好啦……

趙秀亭——王恩林說的真好。周立夫算叫他壓下去了。

劉福山——多暫我們堡子不許叫他來說幾天嗎？

劉耀臣——我們堡子？一家一家都有點他媽的，羅鍋子上山——錢緊。當都像你那擺擺來擺去地有那麼多的開心呢。……

劉福山——生在一個窮堡子，連好書都不能聽一個！

劉耀臣——誰讓你不生在那有錢的堡子啦？別淨扯烏閒淡呢！幹點正事去罷！真他媽的這一天又過去啦。（預備要走的樣子。）四叔，你說今年的水許靠啦。到這時候……

劉四爺——（也站起來背着手，不住地玩着核桃。）那可說不定，秋後害有三場水呢。……（向老佟頭）走吧！挑回家去吧！別淨在那發呆啦！

（大家正都預備着要散去的樣子。老佟頭忽地瞪大了眼睛，伸手向天

大叫了一聲；於是拿起鏝鏝箱子狠命地一摔，放聲大哭起來。燒餅麻花等滾了滿地。嚇的大家都發了怔，呆了半天，不知怎樣才好。小孩子也圍來一大羣。）

劉四爺——（趕小孩子們。）你們都圍來作什麼？去吧！……

劉耀臣——嘻嘻！這算什麼熱鬧，都圍來啦？……

（小孩子們都七嘴八舌地跟着亂吵一陣。）

趙秀亭——這老頭簡直有點瘋啦。這是怎麼啦？啊，小寶，別哭。等爺帶你回家去喫奶。……

劉耀臣——這是何鳥苦呢！摔壞了箱子害得你自個來收拾。你得多少天才能掙出這一箱子鏝鏝來？你有那們，自個吃幾個好不？

……劉福山——這老頭真打不開算盤。就算你自個不吃，送個人也好啊。又得兩天不用出來賣鏝鏝了。你這兩天不出來賣不要緊；那些專

等着吃你老頭鏗鏘的可就急壞啦。（指小孩中的一個說。）二楞子，你說是不是？小寶也不用吃糖餅啦。

（他們正在議論紛紛的時候，老修頭忽然長嘆一聲，收住了眼淚，一言不發地從地上檢起那些燒餅等裝在箱子裏，揩了揩眼睛，背起了箱子，打了幾個前失，兩隻腳蹣跚地走開了。小孩子也跟着跑開了。）

劉四爺——噓！……（背着手玩着核桃。）

劉耀臣——嘻嘻！（又搭搭搭煙袋，重新抽起來。）這老頭……

劉四爺——人一輩子有什麼鳥意思！（眼角有些發濕了。）

趙秀亭——（抱着孫子一邊往家走去，一邊自言自語地說：）這老頭有些瘋了。……小寶小寶跟爺來！小寶別怕！你看我們小寶有多好！一點都不怕。……等你長大了……

……（漸漸地走遠了。）

劉耀臣——你害往那去？不回家嗎？

劉福山——我爹你先回去吧。我等一會兒就來。

劉耀臣——害等什麼，害不回去吃飯去？

劉福山——（望一望那斜掛在西天的太陽。）這麼早，就吃飯啦。……

劉耀臣——（揣起烟袋，攆起鐵鍬。）四叔，害不回家吃飯去？

劉四爺——我們那晚飯早呢！準得人家都吃完了，才……那回吃完了，不都掌燈了！…

（劉耀臣走開去。沉默多時。）

劉福山——四爺，你說這棵大柳樹，有多少年代啦，都變成空空腔的啦？

劉四爺——誰知道啦。橫有幾千年啦。

劉福山——一座破廟，一棵老樹，旁邊就是一個臭水泡子，裏頭瀝着臭蕨。我們這個窮堡子算完啦。……

劉四爺——（背着手來回走着。）……

劉福山——不許張羅張羅，把這廟修理修

理再栽上幾棵樹嗎？

劉四爺——咳！你們年輕人，淨愛說那些傻話！誰張羅？誰修理？一家一家都……誰顧得這些？……

（劉禿子和二小一人手裏拿着一穗燒熟的包米（玉蜀黍）啃着跑來。）

劉禿子——爺爺！回家啃包米去罷，給你燒着兩穗留着呢。

劉二小——爺爺！你快去罷，等會，就涼啦。

劉四爺——你們又跑到那去啦？一天也不閒嘴：剛吃完了餛飩，又吃燒包米。

劉禿子——我們多暫吃餛飩來？

劉四爺——滾雜種的罷！你當我不知道呢……澆了滿地的尿。淨淘氣啦。我看等幾天先生來了，你們害淘氣不？

（說着慢慢地走開了。）

劉福山——哼！先生來就不淘氣啦？淘的更兇。你爺爺又走啦，害不洗澡？……

劉禿子——你管呢？就你好？一天叫我大

大爺咳嗽你，害說人家呢，算那道？……

劉福山——好！我看你嘴硬！你們在南甸子跟放豬的去偷周二瘋子的園子，……你當我不知道呢。你看我告訴給四爺不？

劉二小——你告訴不怎的？不怕。

劉福山——真不怕？……

劉禿子——算那道！就你好！偷不偷管你屁事，也願偷你的？……

（說着兩個小孩都要哭的樣子。）

劉福山——得啦！得啦！熊蛋包！害要哭呢！……我怎那麼愛管閒事？

（說罷走開了。）

劉禿子——算那道屁呢！自覺不錯。

劉二小——他不能告訴嗎？

劉禿子——他敢？

劉二小——你看剛才老修頭不知怎麼啦？

劉禿子——誰管他呢？真是，我們洗洗澡好不？

劉二小——叫我爺爺看見呢？

劉禿子——他怎麼看見？我們倆去偷幾棵

麻上來，孽下來，好搓個老牛槌耍着玩。你看王小六的那條，耍起來多脆快？

劉二小——我要搓一條鞭子。老牛槌我要不動。

劉禿子——你真熊蛋包。

（兩人早解開衣袴，跑在河泡子裏。

夕陽淡淡地照着；晚風微微地吹着；樹上的老鵝也一聲一聲地叫着。）

劉二小——（在水裏打着戰，）這水真涼了。……

劉禿子——（也打着戰。）別說……這害涼？……

（兩人在麻漚的堆裏各抽出幾根，就慌慌忙忙地上了岸。將麻放在一旁，都蹲着打帶。）

劉二小——一盆火，兩盆火，日頭出來晒晒我。

劉禿子——一盆炭，兩盆炭，日頭出來晒晒下八蛋。日頭都要落了，害出來呢？噯，二

小) 你看那火燒雲。

劉二小——快穿上衣裳吧，省得又有人來看見。

劉禿子——這時候不都回家吃晚飯去啦，誰害出來作什麼？

(兩人忙穿好了衣服。)

劉二小——這老鵝真討厭，直是叫！……

劉禿子——(湊到二小身前，並排地站着。)

你看我倆誰的影子長？

劉二小——(往前跑了兩步。)

看誰的長？

劉禿子——(更往前跑了兩步，到了泡邊。)

看誰的長？二小你看，我倆的影子，到那一片蒲草那里了。

劉二小——(作欲向前跳的樣子。)

我要跑到那里去！……

(沉默多時。)

劉禿子——你說爲甚麼到下晚的時候，日頭走的這們快？

劉二小——我不知道，你說呢？

劉禿子——我說？因為他騎着葫蘆頭。早晨騎快馬；晌午騎老牛；下晚騎葫蘆頭……

劉二小——我們回家去吧！

劉禿子——麻害沒有剝呢？

劉二小——那得剝到甚麼時候？

劉禿子——橫是誤不了晚飯。

（兩人剝麻。沉默多時。）

劉二小——老鴉真是叫，真討厭！

劉禿子——二小，你看，我們堡子放煙包起來了。……

劉二小——是說先生快來了嗎？……

劉禿子——他們那麼吓唬人吧，那那麼容易就來啦？……

劉二小——橫也該上學啦。老吳先生真討厭！……

劉禿子——我爺爺一天也淨罵我們。……

劉二小——你看人家王小六放着豬多隨便？……周二瘋子的死狗又咬起來啦。

劉禿子——快剝吧！剝完了好回家吃飯去。

老樹的蔭涼下面 101

劉二小——真快黑了。回去，我爺爺準罵我們。

（在黃昏就要到臨的景象裏，兩個小孩子沉默地剝着麻。）

（幕）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除 夕

“For my woes,
And the long years ripening the noble mind,
Have schooled me to endure.”——Sophocles.

聞說真龍種
仍殘老鷓鴣
哀鴻思戰鬥
迴立向蒼蒼
——杜甫

人 物——

老翁
老婦
婦人
小香子
鎖柱子

背景——老翁的家裏

時間——除夕

除 夕

(黃昏時候，朦朧和幽暗沈埋着一切，只能隱約地辨識出這是一間人家的住宅；並且偶而有幾隻黑影緩緩地在裏邊移動。

(一切都顯得淒涼黯淡，四近的稀疏的燈光和爆竹的響聲及火花却益襯得這裏的蕭條寂寞！

(就這樣地沉默了多時。)

暗中的聲音：

——爺！爺！……

——怎麼？……

——我怕呢！……

——啊！好孩子！不要怕！有爺爺呢。怕

甚麼？……看爺爺給你糊的紅燈籠……

——怎害不糊完呢？

——爺爺老了：眼神也不好了；手也笨了
你看，這不就完啦？……

——我媽呢？怎害不點燈？

——好孩子！別着急！你媽忙着呢……

——我姐姐呢？阿，爺，甦不來，等糊好
了不給她，是不是？

——對啦。不給她。她不聽說，愛淘氣；
那跟人家鎖柱子知道好歹呢？

——（低聲地。）爺爺，我媽和我奶奶又
……又哭啦……

——（咳嗽）。別胡說啦！你看，鎖柱子
，是不是，小香子那麼大了頭不知道好歹，連
鎖柱子都不跟……啊，小香子，你剛才跑那去
啦？怎都不說帶鎖柱子玩玩呢？你看，爺爺糊
的紅燈籠多好看——不給你，就給鎖柱子……

——俺也不要。……

——你要也不給。是不是，爺爺？

。——俺找我奶奶給糊去。

——我奶奶？準不給你糊。是不是，爺爺，掛在半天雲裏，紅澄澄地……姐姐，你知道嗎？那燈籠桿是怎一回事？爺，不告訴她……

——不告訴不怎的。你當俺不知道呢……

——你知道甚麼？……

——真是的。你知道甚麼？你會跟人家小鎖柱子知道嗎？

——爺爺，你再給我講一遍燈籠桿的故事，不讓她聽見……

——是啦，不讓他聽見。小香子，你聽見沒有？小鎖柱子說啦，不讓你聽見。你快把耳朵堵上？

——俺也不希聽。

——堵上耳朵……

——對啦，堵上耳朵……

——你看，俺堵上耳朵啦。

——這才對呢——聽着，爺給你講：從前，有個姜太公，是個釣魚的出身……

——在俺南河泡子的大肚，是不是？……

——對啦，在大肚釣魚。他到老的時候，

就像爺爺這樣老了的時候……

——爺，他鬍子也白啦嗎？……

——鬍子白啦，頭髮也白啦，才當了官……

——爺爺，你怎不當官呢？

——爺爺雖念過書，怎麼當官呢？

——爺爺，我長大念書不？

——你長大一定念書，小鎖柱子那能不念書呢？

——我姐姐呢？

——她一個姑娘，不讓她念。

——念書好當官是不是？……爹爹，不是念過書嗎？怎麼當官？……

——他……他……他害癩到歲數呢，……小香子！你到一邊玩去罷！……

——爺，她怎麼啦？她哭啦？

——唉！小香子，真癩出息！那大丫頭，因為不讓聽古，急哭啦。真不跟人家鎖柱子……去罷！一邊玩去罷！

——哎喲，好韓老八喲！不叫聽，害哭嘍……

——真“韓老八”，不要理他。聽爺爺給你講姜太公。他到老啦，遇見了周文王……

——爺爺，周文王是誰？……

——周文王是古時候的一個皇上，姜太公遇見他就當了官。當官以後，又成了神。……他害要封神，立了封神榜。……

——甚麼叫封神榜？……

——封神榜……說好比說有天神，地神，門神，灶王爺爺，灶王奶奶，……這都是在封神榜上有名的。……到歸終，把別人都封好了，就剩下他自個靡有地方。那時候就剩下燈籠桿底下沒有人，他自己就蹲在那里……

——我怎麼看見他？

——那是神仙，你是看不見的。

——點上燈籠呢？

——點上燈籠也看不見。

——爲甚麼呢？

——因爲他是神仙……

——我爹呢？也看不見嗎？……

——阿……阿……他……他……他也看不

見……因爲他……他也是人……

——媽媽！……怎害不點燈呢？……爺！
我媽到那去啦？

——你媽在外屋給你切肉吃呢……

——不都吃完啦嗎？

——預備明個的呢……

——我奶奶呢？……

——幫你媽媽切呢。

——怎害不切完？

——一會就完啦。好孩子，你別着急。

——爺爺，這不過年啦嗎？

——是過年啦；若不，就吃肉啦？等會，
爺爺害給你煮栗子吃呢。

——這怎不像呢？……連燈都不點……

——哈哈哈哈哈……這真不對，怎麼連燈都不點：怪不得小鎖柱子說，真不對。這就點。你媽媽忙，等爺爺帶你，你看這紅燈籠糊好了，先點上這紅燈籠，掛在燈籠桿上，要照的半天雲裏通紅。……

——爺爺，你爲甚麼那樣笑呢？……

——過年了，爺爺高興。……好孩子！你看爺爺給你點紅燈籠。……過年了，誰不高興呢？……等會，你媽媽收拾完啦，害給你穿新衣裳呢。爺爺明個害帶你去給你大爺拜年去呢。……小香子！進來！……

——作甚麼？

——拿洋火來。你看爺爺要給鎖柱子點紅燈籠了。

——奶奶說，等會再點呢。

——等一會作甚麼？真老不知道好歹。靡看見人家鎖柱子着急嗎？你奶奶怕費蠟，捨不得。真是“老樞細”。你說是不是，鎖柱子！你奶奶是老樞細。讓你們屋裏晚會點，讓你們多黑一會，俺要點上燈籠帶小鎖柱子去掛在燈籠桿上……小香子，聽見沒有？快拿洋火來。

——這不是嗎？

——阿，阿，……這是。來，鎖柱子，你拿着，看爺爺給你點上燈籠。……

（劃了一枝洋火，立時將幽暗和朦朧

的景象打破，顯出一位白髮的老

翁，站在一間農家的簡陋的住室內，顫兒哆嗦地就他的小孫子手中來點燈籠。他的小孫女在一旁呆站着，一切都靜悄悄地。燈籠點着了。）

鎖柱子——（手提着燈籠）。爺爺，這真好，有多亮，快去掛去罷，走！……

白髮老翁——真好，小鎖柱子的東西害有不好的嗎？你當小香子的呢。走，掛去。

（一同走出去。屋內又陷在黑暗中。）

——媽！我們也把燈點上吧！

——（嘆氣聲）。點上吧！早晚當不了。

——都點上嗎？

——先把祖宗前頭和財神桌上的點起來吧
隨後再點堂屋地的。

——你去點去吧。想點，她撞洒了燈油，
一個小孩子家。

——你先點起蠟來好啦。

——我知道，不要緊。

（隨着一聲劃火柴的聲音，全屋裏立

時又都亮起來，靠左牆供有祖宗神龕，底下稍微偏裏的地方，供有財神桌；面前都設有香蠟供品等項。小香子站在板凳上先點着祖宗前蠟臺上的一枝蠟，隨後又將財神的先點着了。）

小香子——媽媽，堂屋地的保險燈，你來點吧，我搆不着。

（一位白髮的老婦和一位中年婦人自外間入。）

中年婦人——你搆不着，等我來點好啦。

（接過小香子手中的火柴，搬過一個凳子來點那懸在堂屋正中的洋燈。）

白髮老婦——你等回也換換衣裳，梳梳頭吧，管怎的這也算過回年啊！……

中年婦人——等把孩子都打點完再說吧，這害不行嗎，害換甚麼啦！

老婦——把臉也擦擦吧，你看那滿臉眼淚道子，叫孩子着見，又該……

婦人——小香子這孩子不知好歹，也跟着
哭起，你倒哭的甚麼！……

小香子——我靡哭，我多暫哭來？

（說着，反倒酸楚起來，於是投到祖
母的懷裏，抽抽搭搭地哭。）

老婦——好孩子！你別哭！你靡看見你媽
媽在難過嗎？你給奶奶省點事……這不是過年
啦嗎？……你看，奶奶給你梳頭。梳梳頭，洗
洗臉，好換新衣裳穿。……

婦人——媽媽也歇一會吧。害是我來給他
收拾好了。你看你那樣子……靡哭就靡哭吧！
……等媽給你收拾好，你好帶着鎖柱子玩，不
准提起別的話來。你看你爺爺那麼大歲數啦。
…我們要都喜喜歡歡地過了年……媽媽，你上
炕去歇一會罷。……小香子，你過來，不要纏
巴你奶奶。……那麼大的丫頭啦。你甚麼都容
讓你兄弟一點，不要同他爭。媽媽背後都會補
足你；就別惹他哭，叫你爺爺高興好了……好
孩子，快把眼淚擦擦吧，你爺爺帶鎖柱子進
來了。

(用手巾給小香子揩臉；也急急忙忙地把自己的臉揩了又揩。)

(白髮老翁攜着鎖柱子的手進來。)

老翁——你告訴你奶奶，說，你怎麼把燈籠掛起來的。

鎖柱子——(跑到老婦面前。)院子亮了，屋子也亮了，這才像個過年的樣子呢！……奶奶，你看那紅燈籠……半天雲都紅啦……在天邊上搖搖搖地，奶奶，真好看……那是俺的。誰都靡有。我姐姐也沒有。爺爺說，不給我姐姐。爺爺，是不是？……

老翁——是。不給他。……

鎖柱子——(又跑到中年婦人面前。)媽媽。我的燈籠真好。(向小香子。)噲！你沒有。……媽媽。我姐姐真“韓老八”。人家爺爺不叫俺聽古，是害哭啦呢。你下了幾個小貓崽？……一個小貓崽賣多錢？我買一個……媽媽！你眼睛怎麼紅？哦？你也哭來的麼？媽媽！……(彷彿也要哭的樣子。)

婦人——(趕緊抱起他來。)啊，好孩子

。你看，我們小鎖柱子有多乖，多省事：一天淨老老實實地玩，總也不哭。媽媽好模好樣地哭甚麼？剛才是灰眯了眼睛揉的這樣……你看，要是哭，那能磨眼淚呢……

鎖柱子——那不……那不？……

婦人——那有！……好孩子！……

鎖柱子——那不是在眼睛裏呢。

婦人——不是。那是眼仁。

鎖柱子——眼淚……眼淚……（四下望一望；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婦人——啊，好孩子！……你可別哭呀！你這可叫媽媽怎麼辦呢？……好孩子！你看你爺爺說你，說小鎖柱子也不知道好歹啦。怎麼大過年的，哭呢？……

老翁——（呆立了半天，茫然地嘆了一聲氣。）這可怎麼好呢？……不，不……到底是年青人不中用！……人一輩子誰不得經過許多的風波呢？……這都是沒法的事情！……這又算得甚麼？……要扎掙一點啊。……怎麼？小鎖柱子也不聽說嗎？跟小香子一樣地不聽說嗎

？不會的。小鎖柱子頂聽說啦。你當像小香子那個壞丫頭呢？……這都你們不會待，撩的。這總是你媽媽的不好。……快跟爺爺來吧！……可倒會說，又眯眼睛啦。……誰讓你眯眼睛？大過年的害許眯眼睛嗎？真不對。你看，人家小鎖柱子再也不眯眼睛。快跟爺爺來吧！……（於是抱過鎖柱子來，他已住了哭聲，不過還在抽咽。）你們都去罷！不許在這惹我們鎖柱子生氣！再惹着，看我打你們不？……你們都到裏間去吧！……

婦人——真是的！真不該！媽媽爲甚麼要眯眼睛呢？……走罷！小香子，媽媽帶你到裡間梳頭去。

（於是同小香子走進裏間。老婦人上到炕裏邊去。）

老翁——看爺爺給你煮栗子吃好不？

鎖柱子——我不要栗子；我要紅棗。

老翁——紅棗？更好。紅棗比栗子好吃。你叫你奶奶，說，奶奶，給小鎖柱子拿紅棗。

鎖柱子——奶奶！給紅棗！……

老婦——剛吃完飯又吃紅棗嗎？不怕找心嗎？害有上供剩的葡萄，給你吃罷。

鎖柱子——不……要紅棗。

老翁——你說，不要，給紅棗。

老婦——淨那麼變着法的……

（從筐裏取出一包紅棗遞過來。）

老翁——等給給你煮煮吃吧？好不好？煮着吃，又爛糊，又好看。小香子！去把小茶壺拿來，看給小鎖柱子煮紅棗吃……

小香子——（剛梳完頭髮，從裏間跑出來）幹甚麼？煮紅棗吃嗎？煮好了給我吃不？

老翁——你說，你算誰，給你吃？俺爺給我煮吃的。

小香子——俺也不希得要。

老翁——你說，要也不給，乾眼饞。

（小香子早跑去拿小洋鐵壺，灌了一壺水，坐在炭火盆上。）

婦人——（從裏間出來。）鎖柱子，媽給你穿新衣裳好嗎？你看那紅兜肚多好看：害有一雙花鞋。過年啦，要穿點好的，好新鮮，

你爺爺好帶你出去拜年去……

老翁——（從炕上將鎖柱子扶起來。）對啦。穿新衣裳去；再洗洗臉。完了好吃紅棗。爺再帶你到廟上送香，蠟去。讓爺爺也洗洗臉，換個新馬褂，新棉袍穿。

鎖柱子——爺爺，上廟送香，害放炮不？

老翁——放啊。怎不放呢？害打鐘呢。你忘啦？去年……

鎖柱子——去年我爹爹害去啦呢……啊，爺爺，你不說我爹爹過年就回來嗎？怎麼害不回來？……

老翁——阿……阿……哈哈哈哈哈！……

鎖柱子——（投到婦人懷裏。）我怕！爺爺！你……笑……你哭啦！……爺爺也哭啦……爹不回來……爺爺！……媽媽！……

老翁——好孩子！快跟你媽媽穿新衣裳去。爺好帶你上廟送香去：又放炮，又打鐘。誰也靡哭……

婦人——走罷，跟媽媽穿衣裳去。看你香姐給你煮紅棗。新衣裳穿好了，棗也煮熟了……

鎖柱子——不給我姐姐吃啊！……

老翁——不給他吃，不給她吃。……

（婦人抱鎖柱子進裏間去了。）

老婦——你肯洗洗臉不？要洗，就叫香子給你打盆水來。

老翁——洗。怎不洗呢？好歹也算過一回年。小香子去給爺爺打盆水來。

（小香子到外間端了一盆水進來。）

老翁——小香子，這丫頭，真是好孩子！

（洗臉）

老婦——小香子，你要江麵條不？

小香子——（搖搖頭）不要。

老婦——你要吃紅棗嗎？

小香子——也不要。

老婦——你要吃甚麼呢？

小香子——甚麼也不要。（說說又帶出酸楚的樣子。）

老婦——好孩子！你可要好好的……你要吃甚麼，奶奶都會給你的……

小香子——不是……我想爹爹……

老翁——（洗完臉，站起來，正用手巾揩着）。不許再說！小孩子懂得甚麼？……哼！……過年啦，不知道嗎？……剛剛好一點，你又來撩頭……你好好的，等過年正月，爺爺好帶你跟小鎖柱子進城逛燈去；害給你買紅絨繩紮頭髮呢……好孩子！小香子，真知道好歹。

。（轉向老婦）你把馬褂棉袍給我拿出來。

老婦——（從炕上的櫃子裏取去馬褂和棉袍來。）害換性不？

老翁——（向腳下望一望）不換了吧。換雙新的，也是拔踏雪。（換衣服。）小香子，棗壺害靡開嗎？

小香子——早開啦。

老翁——那害不拿下來？

小香子——我看棗害靡很爛呢。

老婦——叫它多煮一會罷。省得吃下去找心。

（婦人拉着鎖柱子從裏間走出來。）

老翁——啊，鎖柱子這一穿多亮生。衣裳也穿好啦，棗也煮熟啦，穿新衣裳吃煮棗……小

香子，把棗給撈上來吧，熟啦……

鎖柱子——（高興地走到老翁面前。）爺爺，也穿新衣裳啦。（吃着棗）。爺爺，給你吃棗。

老翁——真好孩子！谁知道讓爺吃呢！……
…爺爺以外，害給誰吃？……

鎖柱子——給奶奶吃。

老翁——害給誰？

鎖柱子——給媽媽。

老翁——害給誰？給你小香姐姐不？

鎖柱子——不給她；給我爹吃。

老翁——（向四下望一望；咳嗽了一聲。

）你爲甚麼不給你香姐姐呢？

鎖柱子——她不知道好歹……

老翁——對啦，她一天淨淘氣，叫媽媽操心……

鎖柱子——爺爺，上廟去阿？……

老翁——等你吃完棗的。

鎖柱子——我不吃啦。等回來再吃罷……
到廟去，聽放炮，打鐘……（打了一個呵欠。）

老婦——我看，別那麼信着意的啦。道上淨雪，一跔一滑地，絆倒了，該哭啦。你看；那不是關啦……

鎖柱子——不，我不關……爺，我要去。
……

老翁——好，去！……你奶奶老不知道好歹，別聽她的。……（說說站起來，要去取香的樣子。）

婦人——我爹，這一天也沒得閒啦，也歇歇罷！……啊，好孩子，你跟媽來。你看你爺爺那大疲數啦！你不要一天淨纏巴你爺爺，好孩子！……

鎖柱子——不……不……我爺帶我上廟去。我爺不累……

老翁——對啦。不要聽你媽胡說，我帶你上廟去，爺一點都不累。（說着伸了一伸溜腰，嘆了一口氣。）啊！……

婦人——（低聲地向小香子）。你給你爺爺拿個枕頭，叫你爺爺在炕頭歇一歇。……

老翁——啊！作甚麼？拿枕頭嗎？我不躺

着。你們看我老了嗎？哈，哈！老就不中用了嗎？……不管怎麼的，廟也不能不上啊！自從我記事以來，害沒有斷過一年呢。……走吧，現在就去。（彷彿要打前失的樣子，馬上又扎掙着站好了。走到祖宗龕前，拿下兩封香，兩包蠟，放在一起。）我這一輩子！大風大浪可經見過的多啦！這又算得甚麼？……（另外又拿過一把香，就炭火盆點着。）啊！鎖柱子，別聽她們瞎說，看爺帶你上廟去。……

鎖柱子——爺，拿紅燈籠去。

老翁——對啦，拿紅燈籠去。……真好孩子！……先等一等，等爺先把家裡的香上好……

鎖柱子——爺，我會拿，我拿去。

老翁——好。叫你香姐姐幫你去拿。小香子，你去幫他把燈籠繫下來。

鎖柱子——爺，是不？那燈籠桿底下有個老頭在那釣魚。

老翁——真好孩子！……真好記性。……

（鎖柱子同小香子跑出去了。）

老翁——（手拿着一把香。）媳婦，等回頭給小香子穿好衣裳，自個也換件衣裳穿，不管怎麼的，也得過日子！你害年青，不大知道……咳！就像我吧！左栽筋斗，右跌巴勢地直到現在。鬍子都禿白了，頭頂都跌光了，也害得活着呢！今年盼到明年；明年又盼到後年；明知道那年不都是一樣，也許一年不如一年，可是你不能不盼着啊！因為你要活着！這不又過年了麼？明個就是明年了，盼着罷！……好歹也算過年；過就好好地過；甚麼都要照常一樣……我們不害有兩個孩子嗎？就照着這兩個孩子過下去……我若是能多活幾年，看着香子嫁了婆家；鎖柱子娶了媳婦，那也就好了。……（說得婦人在一旁哭泣起來。）到底是年青，不中用！這倒哭的甚麼！……就是沒有孩子，也一樣要過日子的！……（長嘆一聲。）我算老了！……（把香分上在祖宗和財神前的香斗內。）望看着小鎖柱子的將來。……祖宗神佛保佑吧！（叩完頭，站起來，理理蒼白的鬍鬚，又嘆了一口氣。這時候，鎖柱子提着燈籠

跑進來。小香子跟在後面。)繫下來啦，怎這半天?……(婦人趁機會躲到裡間去了。)

小香子——他淨淘氣，差一點靡把燈籠紙燒了呢……

鎖柱子——爺，走吧。……

老翁——來，給老祖宗磕頭，好保佑你。

鎖柱子——爺爺，你怎不磕頭?磕頭，神佛好保佑……(跪下去，恭恭敬敬地叩了三個頭。)

老翁——爺早磕過了。你看，小鎖柱子多好!……磕頭磕的多有樣!……磕完了，站起來吧。……

鎖柱子——(還在跪着不動。)爺爺，你倒叨咕呀。……

老翁——對呀!我倒忘了。害是小鎖柱子想的真到。……得叨咕幾句……啊，一順百順，四時吉慶；東幹東着，西幹西順。……祖宗神佛嚟!一齊都來保佑，(說到這里，聲音有些變了。)啊，保佑我的小孫孫，小鎖柱子平平安安地長大成人!(長嘆了一聲，眼睛有些

發濕了。)……叨咕完了，站起來吧！……

鎖柱子——(又叩了三個頭，才站起來。

)爺，等我長大成人，好給你包餃子吃……

老翁——(笑了)對啦，鎖柱子真好孩子！爺等着吃你的餃子……啊，等爺給你在燈籠鈎上穿上一根秫秸棍，省着燒手。小香子到外屋去給擷根秫秸棍來，要光光溜溜的。……

(又重新點起一整股香，預備到廟去燒。小香子的秫秸棍已經拿來了。)鎖柱子，給你先拿着這股香，爺好給你穿秫秸棍。(秫秸棍穿好，就把燈籠交給鎖柱子，自己拿起那一股點香的香和另外的兩封香和兩包蠟。)走吧！爺帶你上廟去。……拿住，不要絆倒啦！

鎖柱子——爺，我打燈籠在前頭。……

老翁——對啦，你打燈籠在前頭走，爺在後跟着。

鎖柱子——奶，你給看着紅棗，不許讓小香姐偷吃啊。……

老婦——你走吧，奶給你看著。

鎖柱子——爺，是不？到廟上要打鐘，放

炮。……

老翁——對啦；打鐘，放炮。……

（老翁跟在鎖柱子後面走出去。）

（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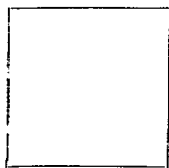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沉鐘叢刊目錄

- | | | |
|------------|------|-------|
| ✓1, 爐邊 | 陳焯謨著 | 實價五角 |
| ✓2, 昨日之歌 | 馮至著 | 實價四角 |
| ✓3, 悲多汶傳 | 楊晦著 | 實價二角半 |
| ✓4, 不安定的靈魂 | 陳翔鶴著 | 實價七角半 |
| 5, 除夕及其他 | 楊晦著 | 實價五角 |
| 6, 北遊及其他 | 馮至著 | 實價四角半 |
| 7, 英吉利散文選集 | 陳焯謨譯 | 即印 |
| 8, 秋蟲 | 陳翔鶴著 | 即印 |
| 9, 逸如女士 | 郝蔭潭著 | 即印 |
| 10, | | |

附註：自第一至第四四種係由北新書局印
行。自第五種以後將次第由沉鐘社出版。

一九二九，七，二〇，付印
一九二九，八，三〇，印成



每冊實價五角

9

1000-

陈树村